

廣博物志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九

陝西董斯張篆

姑蘇王二留訂

藝苑四 好學 博古 著作 文章 詞賦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
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其為百世
之聖蓋不虛矣 論衡

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
而問焉 呂氏春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一 高暉堂

王原叔云顏子讀書鍊鏹三推

文公學讀書於白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
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國語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
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
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 家訓

越王晝書不倦晦誦竟旦 越絕書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

蒙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曰京傳記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真歷年桓榮十
五年何休十七年

董誥字仲文武都郿邑人也少好學嘗游山澤
負挾圖書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編荆為牀聚鳥
獸毛以寢其上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箬
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誥掌錄而舌學 洞冥記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
已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二 高暉堂

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為
碩學 上

馬略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續
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

也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略棄官入海惡蟲猛
獸悉避路 獨異志

朱穆耽學銳意誦誦或時不自知亡衣冠顛
墜阮岸其父以為專愚不知馬之幾足 後漢書

張玄字居真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

日忽然如不饑渴

東晉漢記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悟而即返遂洞精典籍

異苑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暗則然蒿自照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西京雜記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家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九

三 高暉堂

財巨億事親盡禮為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畜鴉犬言喧囂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採蝼則甘泉自湧清美於常學徒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景君明經不出戶庭得鏡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

潛夫論

曹褒寢則為鉛筆行則誦詩書

東觀漢記

文黨字翁仲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吾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

廬江七賢傳

呂蒙讀書開西館以延傑髦其相挖揚識見日進橋名西館至今存焉

拾遺記

闕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從人傭書以供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九

四 高暉堂

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吳志

魏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

晉書

皇甫謐耽翫典藉志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

上

江泌少貧好學晝則斫履為業夜則隨月讀書

南史

柳積字德封勤苦為學夜燃木葉以代燈中又
間窻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人各負一囊
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為書糧勿憂業不
成明且視之皆漢古錢計得百二十千乃終其
業宋明帝時官至太子舍人 獨異志

宗標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號小兒
學士 南史

殷禮字往嗣好學手不釋卷嘗從曲阿往反不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五 上 高暉堂

知隄瀆廣狹及行旅喧闐時人語曰奇才強記
於往嗣

劉琳篤志好學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
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
並上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
學時又患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
避甌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
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不知厭倦帝子

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况其庶士冀以自達
者哉 頌氏家訓 〇又南史云元帝忌劉
之遊學進人為之如是者甚眾

義陽朱詹好學家貧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
腹寒無氈被抱犬而卧犬亦餓虛起行盜食呼
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費業卒成學士為孝元
所禮 上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
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南史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六 上 高暉堂

丘仲孚少好學讀書嘗以中宵鍾鳴為限
虞通之少好學居貧室陋恐濕墳典乃舒被覆
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此高鳳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於舍後倚
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然糠自照 並上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稟性勞弱不及徒婦人更
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
議迷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
女語者多真正者少 北史

李琰之嘗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願也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此乃天性非為力強

北史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書懇懇求訪不問價貴賤必以得為期

上 蔡亮家貧備書自業時隴西李充當朝任事亮

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又事筆硯何不往

就李氏彼家饒書固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

廣博物志

卷之三

七 高暉堂

可獨飽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後魏書

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於灰

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內外呼為聖小

兒焉

北史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

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為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

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上

北齊御史李廣勤學博物夜夢見一人出於其

身中謂廣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

去因恍惚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

廣古今

彭城劉縉早孤家貧燭燭難辦嘗買荻尺寸折

之燃明夜讀

家訓 ○ 以下博古

董仲舒晷重常之烏劉子政曉貳負之尸

論衡

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椒之尸王願

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

番符

郭璞山 幽經序

王莽篡漢國祚將改忽於南陽市中生一肉塊

廣博物志

卷之三

八 高暉堂

召荆房息來問曰此為何祥房息對曰臣不識

有費長道通人也能識之莽遣迎費長道長道

至莽問何物對曰此物一名肅二名中中有鐵

券長三尺六寸言王家衰劉家再興莽曰如何

得見道曰須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莽從之果

然

披神記

武帝時有人於高高山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

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可空張華以問來晉

晉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

杜育童儒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綜一時稱為舞陽社孔子文士傳

襄陽人開古塚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

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書江淹

以科十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南史

王儉自以博學多識讀書過陸澄澄曰僕年少

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

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

南齊書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九至高暉堂

梁昭博極古今號曰學府梁史

崔贖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

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四尺四寸着大領

衣冠幘卽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贖答曰謹案

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卽是漢文以來之制作也

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以

玉為形像長四尺四寸或出或隱出則世治伏

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嶽神自見臣敢稱

慶因再拜百官賀畢天子大悅賜練二百上下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

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

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

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

撰道德經垂十萬言為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

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剝

心瀝血以代墨焉遽鑽腦骨取髓代為膏燭及

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十至高暉堂

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案存五千言及

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拾遺記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

南遊越范蠡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

出本傳

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

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

平公之時燠目為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

筭音律之中考律呂以定四時無臺釐之異曠

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時其書絕滅矣上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

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

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

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

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爲名焉又晏子之

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十一 高暉堂

若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孔叢子

孔衍字舒元以戰國策所書爲未盡善乃張太

史公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

秋後語史通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雜記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

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

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

舒說道術奇矣比方三家尚矣漢書云董仲舒

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

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

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

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

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

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

終其未盡也叔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十一 高暉堂

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論衡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賞錢千萬願載於書子

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園中之鹿欄中之牛

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

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上

揚雄覃思文閣碎文瓌語肇爲違珠擬者間出

杜篤賈逵劉珍潘勗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唯士

衡理新文敏文心雕龍又越破擬連珠四十首見三輔決錄注

揚子雲恬淡寡營以賣文自贖文不虛美人多

惡之及李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多行於世至今無有白其心跡者

桓譚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楊雄有太玄經楊泉叙太元經金樓子

郭泰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

行遭亂亡失別傳

趙曄受端詩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三 高暉堂

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

按東番鄒術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

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

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

文術之成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

政楊子雲不能過也論衡

會稽周長生文士之雄也作洞歷十卷上自黃

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

公表紀相侶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曆長生非

徒文人所謂鴻儒也上

秦徵公卿子為諸生有志操者錄之號童子節續漢書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僊亦

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

文撰者舊亦七十二人

漢阮倉作列僊圖劉向校理經籍始作列士列

僊列女傳隋書

魏嚴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惟以示象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十四 高暉堂

文帝好學黃初中散騎侍郎劉劭等受詔集五

經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志

向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

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因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

名秀笑曰可復爾耳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上曰連璧中曰述聞下曰

析名書目

嵇君道言陸平原作子書未成余一門生昔在平原軍中常在左右見平原臨亡歎曰窮通時

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

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

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畢而終班固

為其成琴道今才上何不贊成陸公子書抱林

東晉晚應司空辟入府六日除著作佐郎著作

西觀撰晉書草創三帝紀及十志文士傳

張載作濛汜賦太僕傅玄見賦歎息稱善以車

迎載言談終日玄深貴重載遂知名起家徵為

佐著作郎上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五 高暉堂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

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

重之常陳几案梁書

顧野王字休倫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

六十卷常隨駕行內人謂之著脚御覽陸賈微

野王又字希吳地記

馬見南史

虞綽轉為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

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

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

蕭吉著金海三十卷見隋書方藝傳常作安土

法所言本命月德合等蓋今祿命之說玉海○以下文章

文者生於東明於南故書出東北而天見其象

虎有文章家在寅龍有文章家在辰文者生於

東盛於南是知真文初出在東北也太平經

文章者所以宜上下之像明人倫之叙窮理盡

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

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

辭官箴王闢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

廣博物志 卷之六 六 高暉堂

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頌之言

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述

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

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

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

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

形之禮義之指頌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

參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功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富麗以淫詩之流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襍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字者振振鷺鷥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華虞文章流別論

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所作 四言詩前

漢楚王傳雷孟諫楚夷王戊詩 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 六言詩漢大司農谷永作 七言詩漢武帝相梁殿聯句 九言詩魏

高貴卿公所作 賦楚大夫宋玉所作 歌刑

軻作易水歌 離騷屈原所作 詔起秦時

聖文秦始皇傳國璽 策文漢武帝封三王

策文 表淮南王諫伐閩表 讓表漢東平王

蒼上表讓驃騎將軍 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

皇書 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對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賢良策漢太子家令晁錯 上疏漢中大夫東

方朔 啟晉吏部郎山濤作選啟 秦記漢江

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 牋漢護軍班固

說東平王牋 謝恩漢丞相魏相詣公車謝恩

今漢淮南王有謝羣公令 奏漢枚乘奏書

諫吳王濞 駁漢武中吾丘壽王駁公孫弘禁

民不得挾弓弩議 論漢王褒四子講德論

議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 反騷漢楊雄作

彈文晉冀州刺史王深集雜彈文 薦後漢

雲陽令朱雲薦伏湛 教漢京兆尹王尊出教
告屬縣 封事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 白

事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 移書漢劉歆移書
讓太學博士論左氏春秋 銘秦始皇登會稽

山刺石銘 箴漢楊雄九州百官箴 封禪書
漢文園令司馬相如 讚司馬相如作荆軻讚

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序漢沛郡太守
作鄧后序 引琴操有篋篋引 志錄楊雄作

記楊雄作蜀記 碑漢惠帝四皓碑 碣晉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九 高暉堂

潘尼作潘黃門碣 誥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善漢蔡邕作艱誓 露布漢賈弘為馬超伐曹

操作 檄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 明
文漢泰山太守應劭作 樂府古詩也 對問

宋王對楚王問 傳漢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
上章孔融上章謝太中大夫 解嘲楊雄作

訓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 辭漢武
帝秋風辭 旨後漢崔駰作達旨 勸進魏尚

書令苟攸勸魏王進文 喻難漢司馬相如喻

巴蜀并難蜀父老文 誠後漢杜篤作女誡
弔文賈誼弔屈原文 告魏阮瑀為文帝作舒

告 傳贊漢劉歆作列女傳贊 講文後漢別
部司馬張超謁孔子文 祈文後漢傅毅作高

關祈文 祝文董仲舒祝日飭文 行狀漢丞
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元伯行狀 哀策漢樂安

相李元作和帝哀策 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
絃作陶侯哀頌 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

從弟墓誌 誄漢武帝公孫弘誄 悲文蔡邕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九 高暉堂

作悲溫舒文 祭文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
鍾文 哀詞漢班固梁氏哀詞 挽詞魏光祿

勳繆襲作 七發漢枚乘作 離合詩孔融作
四言離合詩 連珠楊雄作 篇漢司馬相如

作凡將篇 歌詩漢枚臯作麗人歌詩 遺命
晉散騎常侍江綽作 圖漢河間相張人作玄

圖 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 約漢王褒
作僮約 任助文章錄起

文章者益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 蘊思合

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忤紛襍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昺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其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詠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咏規範本之雅什流分脩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舊者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五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未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成亦標世朱藍其妍不相其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迴宜祭公宴本凡准的而疎慢蟬緩膏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與爭鷲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隸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厥廊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揚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儻約束替發蒙滑稽之流亦可竒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千文章彌患凡

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寔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南齊書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各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監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命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闕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致事之先務也故譜者普也注序

廣博物志 卷之五 高暉堂

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藉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圖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為吏所簿別情偽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各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筭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為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

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鍾調起五音以正法律馭民入形克平以律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命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匠之制器也符者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符未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繙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字形半分故周稱判

廣博物志 卷之五 高暉堂

書故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髡奴則券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為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由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關於州部益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温舒截浦卽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為籤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寔先賢

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

表論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專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交故弔亦稱諺屢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

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泰誓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侷儷並引俗說而為文辭者也

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為談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高暉堂

况踰於此豈可忽哉 文心雕龍

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

章者明也詩云為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 上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彊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 上

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禠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理之數也

括囊禠體功在諛別宮商朱柴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准的乎典賦雅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策則措法於明斷史論序注則軌範於覆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修本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高暉堂

復契相會參節文譬禠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 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辭古之失調也及見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

古來文才異世爭驅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

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

於昆玉施之尊極豈其當乎

後進之才焚氣扶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
跼步辭入焯焯春濛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
谷未足成其獨談歡則字與笑並論蹙則聲共
泣借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

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圭左
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

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
方昏再三愈躓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高暉堂

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
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
笑以藥勸常美閑於才鋒買餘於文勇使刃發
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亦術氣之
一方也

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
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行

則優劣見矣 並一
今之俗也縉紳稚齒閭巷小生苟取成章貴在

悅目龍目永足隨時之宜牛頭馬髀疆相附會
夫把酌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

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為文有反胃之論
言勞神也 上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
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

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
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高暉堂
如西京雜記

崔琦字子瑋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
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

外戚箴復作白鶴賦以為諷梁冀見之呼琦問
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

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而
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

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
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令刺客陰求殺之

容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
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我愛子今見君賢
者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後竟捕
殺之 後漢書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
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
以和曲相黨乃著破屋論

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共
姨曹大家難之 三輔決錄

廣博物志 卷之五 无 高暉堂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人不為作
因語梁國葛龔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寫記
文不去龔名姓語曰作奏雖工宜去龔龔

李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恒有四五百人
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 前此

朱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寫之
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

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
莫有解者有婦人浣于汾渚曰第四車解既

而禰正平至衛卽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
卽娥靈也 異苑

卓仲將云仲宣傷於肥羶休伯都無格檢元翁
病於體弱孔璋寔自羸疏 典畧

沈友字子正弱冠善屬文辭又辯於口每所至
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
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吳錄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工用既畢欲刻
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刻去

廣博物志 卷之五 无 高暉堂

舊文刊勒新記自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
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連請水官求救不然卽有
不測之憂愕然異之問其事杳不復答乃炷香

虔祝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
雖已磨滅而當時為文之人見請水官相訟奪

我之名顯已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
速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

人相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
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

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

記異

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深

智文士傳

孫興公作永嘉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

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

得令作碑於此重之

語林

孝若拔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

通於自天作語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

殊為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三一 高暉堂

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機文喻海韞蓬

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然其挾彈

盈果拜塵趨貴葭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

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

含咀藝文履危居正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

乘輿之鑿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

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傳玄景陽摛

光玉府棗蓀相輝泊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者

數遺文非徒語也

晉書

顧愷之為父作傳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

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

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

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均孔珪

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

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

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

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三一 高暉堂

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

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文中

宋謝朓十歲孝武詔為洞井讚於坐奏之

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隲文士逢文即書

沈不害字孝和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

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

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

南史

王昉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昉見釋慧

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

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為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為昧曰此將不傷德道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

張融自序云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我之文章體亦何異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以玉比德海崇廣博物志

卷之五

高暉堂

上善南齊書

高帝輔政江淹為叅軍詔令草檄未就齊相引淹賜之酒淹噉嘗炙垂盡進酒數斗文諾亦辦

江淹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船靈寺渚夜夢

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卿得

割截都盡自爾文章躓矣南史

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

我嘗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陸雲公字子龍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却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

武帝目裴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並上

梁玉筠云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

卷之五

高暉堂

長敞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矱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

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

牒靡不貫彼精微輝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緝若

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効之鈔墨緘以緝細藏彼鴻都副在延閣陳江總

先生集序

昔梁昭明太子集文選以何水部在世不錄

陳庾時善字書每屬辭好為音字文士以此譏

之陳書

温子昇文章清婉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

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濟陰王暉業嘗

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

昉我子昇足以陵顏驟謝舍任吐沈後魏書○柔書劉孝

標事同不重錄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三五 高暉堂

祖瑩以文學見重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

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

竊他文以為已用北史

李孝基字元操仕齊為給事中隋初以字行為

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

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宦情文意一時盡矣悲

夫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北史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隴鄙

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胡茵須臾之飢

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

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

辛笑曰可矣家訓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卧聞戶外

有人便怒

杜正藏字為善有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

文章體式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

亦共傳習稱為杜家新書隋書○以下詞賦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三五 高暉堂

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

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

卿雲之頌厥義實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

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

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

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目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

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

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

詠史質才無文降及建安曹父子篤好賦文
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
蔡邕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
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
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
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
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
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舊上之才創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
詩有六義焉一日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
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
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
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
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
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
無正泊有蕪湯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
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
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
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舍蹄
劉郭陵轍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康之傑公幹仲
宜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
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
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
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
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

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
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
戍或殺氣雄邊寒客衣單婦閨淚盡又士有解
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
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
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
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
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
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褻體各爲家法至於

膏腹子弟取文不逮終朝黜綴分夜鳴吟獨觀

謂為警策眾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

劉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

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

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

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

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

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爽之士疾其

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元 高暉堂

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實實誠多

未值至若詩人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

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

文麗日月學究天人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

者聳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不顧吞晉

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噪之今錄

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鍾嶸詩評序

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

之作蓋整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

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

敏捷暑賦彌日不獻一人之思遲速天慙一家

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一人也

齊陸厥與沈約書問聲韻

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

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據詩

稱豈不願斯遊稿心惡响嗽兩字詭異大疵美

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

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鉅銛為瑕如

廣博物志

卷之五

早 高暉堂

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

同字相犯者也詩驗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

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

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

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黠

默而篇開善酌字者三五單複磊落如珠矣

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

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

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

者也長卿上林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嬌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粉楡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譚胸臆言對所以為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以為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為優也並對苦心正對所以為劣也

郢人為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四三 高暉堂

緘口而捐之此為未知文也

劉晝新論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栢梁餘製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消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渙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犍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瓶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

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西京雜記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以獻之賜錦四疋

長安有慶乳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知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韓安國為梁孝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各罰酒三升

並上

楊子雲王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四三 高暉堂

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新論

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召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

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

文心雕龍

魏陳思王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繁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瑟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

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

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景陽潘

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鍾嶸詩評

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

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

意何至於此西陽雜俎

諸葛恪常饗蜀使費禕禕停食斃索筆作麥賦

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諸葛恪別傳

棗嵩見陸雲作逸民賦嵩以為大夫出身不為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四三高暉堂

孝子則為忠臣必欲建功立策為國宰輔遂作

官人賦以及雲之賦文士傳

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雪惟見

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傲雲雲所

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

輒云欲燒筆硯以為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

婦公其婦及見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

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雪

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

自難得正君苗即前

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騷賦二千

餘言隱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

事文章實自不當多陸士龍集

詩苑類格謂迴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

云迴文所典則道原為始又傳咸有迴文反覆

詩温嶠有迴文詩皆在竇妻之前

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温温曰汝

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沈約野史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四三高暉堂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

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典第一翰林

以為詩首鍾嶸詩品

褚陶字季雅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談閑默以

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

晉書

秘紹新解覓句稍知音律

姜平子天水人仕於苻堅堅宴羣臣賦詩平子

詩內丁字直而不屈堅問其故答曰屈下者不

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 月錦第

宋武帝大會戲馬臺令諸人賦詩王曇首詩先

成帝以問其兄太保曰卿弟何如卿太保答曰

臣弟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武帝大笑 詔林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祿有景

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

燦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

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

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吳 高暉堂

映塵砂未足貶其高潔也 鍾嶸詩品

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

宋監典事區惠恭詩惠恭本胡人為顏師伯幹

顏為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

斥及大將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

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

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為謝法曹造

遣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

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本惠休上人詩齊道猷上人詩齊釋寶月詩惠

休漢塵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矣羊

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論庚白二

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紫廓所造寶月嘗

懸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齋手本出欲

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並上

謝惠連改詩既罷無知音者遇好句自吟而已

杜注

湯休謂吳邁云吾詩可為汝詩父謝光祿云不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吳 高暉堂

然湯可為庶兄 詩品

沈麟士製黑蝶賦以寄意 南史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詩則注水于葫蘆傾已復

注若擲之于地則詩成矣 詩源指訣

高爽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鑲魚賦以自况其

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南史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詡見而誡之

率一旦焚毀更為詩示之詡云沈約詡便句句

嗟稱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並上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諷詠猶以為未足獨構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席上寫小卷及冊子甚夥不復襍一他書大書額曰沈郎書室

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

士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莊擬其背曰真吾家

千金南史

齊武陵王曄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陳太祖曰康

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高暉堂

顏延之抑其次也南齊書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有人止之照曰千載上

有英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

可遂韶知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

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太奇之鍾嶸詩品

江祐嘗詰謝朓言有一詩已呼取既而便停

祐問其故曰定復不急南齊書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刺燭為詩四韻者則刺一

寸以此為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

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沈琛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劉孝綽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

筆六詩三即第三弟孝儀六即第六弟孝威梁書

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嘗為詩曰塞外羣鳥

返雲中侶雁歸高祖見大怒即奪侍郎又為詩

二首其一曰鳴鑣響夾鞍飛蓋倚林廬其二曰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高暉堂

城關山林遠一去不相聞高祖嗟賞復侍郎沈

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

即既為風所開復為風所落也

劉顯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

之於郊居宅壁後顯博聞彊記過於裴頠時波

斯獻生師子帝問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

不及白師子超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

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到漑孫蓋早聰急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漑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迨之不爾飛去並上

有何贈箸者常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任云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為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兗 高暉堂

苟號 金樓子

梁武於武德殿每詩限三刺成謝微二刺便就文甚美

梁元帝書記皆出洪亭丁覬之筆軍府多未相重故語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落花詩自梁蕭子範始

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簡文為晉安王鎮襄陽日引劉孝威等於

此齋綜覈詩集凡十人資給豐厚時號高齋學

陳使傅縡聘齊以薛道衡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北史

陳後主集有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鈎賦韻遂韻多少次第而用坐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迕格白赫易夕擲斥折喙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鈎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

廣博物志 卷之五 辛 高暉堂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鬼北史

祖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辭藻適逸與裴讓之並有令譽為當世所推省中語曰多才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北齊書

高祖宴侍臣於清微堂遂令黃門郎崔光讀暮

春羣臣應詔詩生彭城王勰詩高祖為以一字
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
得有令譽高祖曰雖雕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
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刊以一字
足以價等連城後魏書

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
者用之魏收楊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
盧思道獨有八篇人稱八美盧郎北史

盧思道與庾知禮作詩知禮成而思道未就知

禮曰盧詩何太眷眷思道曰自許編蒲疾何如

織錦遲談藝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
公衆共嘲弄虛相稱贊必擊牛醜酒延之其妻
明鑿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
所容與何況行路至死不覺顏氏家訓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於非

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

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

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
吾是才士家訓

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百藥退謂薛收曰
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
各有端序音若墳麓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
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
五常於是微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
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
之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高暉堂

有由矣文中子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

隴西董璠撰

西陵吳苑詞訂

碑書 圖畫附

藝苑五 紙 墨 筆

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硯研也硯墨而使和濡也墨海也似物海墨也紙砥也乎滑如砥石也

各得

左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蕭子

蔡倫始製蘭麻二紙張華作苕紙王羲之製穀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一 高暉堂

藤二皮之紙

密香紙以密香樹皮葉作之文如魚子極香而

堅泰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當陽

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什例及經傳集解以進

借合南方 草木狀

何曾好學博聞武帝拜為太尉性奢侈人以小

紙為書敕記室勿報

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黃紙又用張

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統

豐素不妄下筆韋謏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

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建經丈之字

方寸千言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為奇

絕

古有藤角紙范甯云土紙不可作文書皆令用

藤角江寧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於此

造紙之所也常造疑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

紙也丹陽記

阮孝緒十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二 高暉堂

親之清白南史

義熙中劉毅鎮江州為盧循所敗及徙荊州益

復快常紙作書約部將王亮儲兵作逆忽風

展紙不得書毅仰天大詬風遂吹紙入空須臾

碎裂如飛雪紛下未幾毅敗異苑

陶休昔以二百紙與汝吾留百枚許長史與 王斧書

五色紙故在小郎處勿令失也楊義與 許穆書

簡文帝集綱放謹奉紅晟二十副陸倕有謝安

成王賜西蜀牋紙一萬幅簡文帝又云持送四

色紙三萬枚湘東王會最云晉宋間有一種紙

或一幅長丈餘言就船中抄世謂靈紙又云張

載紙銘並稱紙為香牝戶錄口

伏犧初以木刻字軒轅易以刀書虞舜造筆以

漆書於方簡刑夷作墨史籀始墨書於帛仲由

作硯蔡倫作紙物原

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泮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

尚卿筆神曰昌化致虛閣雜祖

墨始造於黃帝之時一云田真造墨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三一 高輝堂

廬山有石墨可書潯陽記

筑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荆州記

張韋仲將墨法鐵曰中擣三萬杵杵多益愈後

賈思勰法曰亦擣三萬杵杵多益善

魏韋仲將用真珠麝香一物後魏賈思勰用椹

木雞白真珠麝香四物

漢有隃廩墨東宮香墨鄴中三臺有曹公石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石崇

王右軍為臨川內史作宅新城遺有墨池至今

池有墨花神僊傳

班孟博嘗墨一噴皆成字盡紙有意義

諸郡守勞訖遺陳士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方

者必令飲墨水一升非齊朝會儀又秀才冒濫者亦如之

舍利佛所以稱智慧第一者世尊方欲知身子

智慧多少者以須彌為硯子四大海水為墨以

四天下竹木為筆滿四天下人為書師欲寫身

子智慧者猶不能盡况凡夫五通而能測量耶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四一 高輝堂

故稱智慧第一也法苑珠林以下筆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義者居後彊者為刃懦者

為輔參之以棘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漆

故曰筆妙韋謏筆經

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

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蔡邕筆賦

豈其作筆必鬼之毫調利難弄晉王隱筆

天子筆管以錯實為附官師路扈為之以維賢

爲圓刷以玉璧翠刃 西京雜記

漢制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筆一雙隄

糜墨一枚

濯筆池在虎頭山相傳漢昭烈濯筆處 湖廣志

在平原嘗按行曹公器物書刀五枚琉璃筆一

枝景初二年七月七日劉婕妤云見此使人帳

然 陸機與弟書

張華博物志成晉武帝賜以麟角筆管遼西所

獻也青鍍硯用于闕所上鍍爲之也又賜側理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五元 高暉堂

紙萬番南越所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蓋

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 行

年拾

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 披神記

余嘗自爲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吾求

之靳而不與 義之筆法

義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班竹筆筒名

裘鍾皆世無其匹 致虛閣雜俎

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

筆以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筆譜

人有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 筆譜

南朝有姚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此筆筆心用

胎髮 焦氏筆乘

有人以綠沉藤竹管及鍍管見遺斯亦可玩詎

必以金玉哉嘗答牛亨之問曰蒙恬以格木爲

管鹿毛爲柱羊皮爲被 王羲之筆經

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曰

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恙 披神記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六元 高暉堂

郊說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

後有貴人遺金龜並枝蓋石簪咸與弟子曰可

示筆三百管退亦藏之貯以文錦一千年後嘗

令子孫以名香禮之 龍鬚筆志

慧遠禪師退隱硤石山著涅槃經成擲其筆曰

若疏義契理筆駐空已而果然後人名擲 筆堂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錄忠臣義

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

班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

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班竹管書之

紀少瑜字幼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

之文詞因此大進上○以下

自有書契即有此硯蓋始於黃帝時也一云子

路作

昔黃帝得一玉紐治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

鴻氏之硯事類賦注

范喬年兩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

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七 高暉堂

告喬喬便執硯滄泣陳留志

晉袁象贈庾翼硯

蔣道支於水側見一浮楂取為硯製形象魚有

道家符識及紙皆內魚硯中常以自隨二十餘

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湘水過湘君廟為二

妃所留今復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支詰且至

水側見骨者得一鯉魚貫剖之得先時符識及

紙方悟是所夢人棄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

氣直上八雲後人有過湘君廟見此魚硯在二

妃側與苑

武帝性純儉吳令唐鏞進鑄成盤龍火爐翔鳳

硯蓋詔禁銅終身以下書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佐盧

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法苑珠林

伏義氏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古三墳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

人呼為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

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通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八 高暉堂

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非

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

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說

蒼頡為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籀

黥韓覆畔討滅殘非本文也家訓

蒼頡有七章李斯所作鞞是其一篇內有治

皮之事考工記注

史皇歿葬利鄉亭學書者皆往投刺祀之不絕

覽皇

論衡云學書者韋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按古

五行書蒼頡丙寅死辛未葬

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

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 述異記

今請陳者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既肇矣乃是五

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

分則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九一 高暉堂

篆明光之章也其後逮二皇之世演八會之文

為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迹以為順形梵書分

破二道壤真從易配別本支乃為六十四種之

書也遂播之於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各各取

其篇類異而用之音典雖均蔚跡隔異矣校而

論之八會之書是書之至真建文章之祖也雲

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有書而始也今三元八

會之書皇上帝極高真清仙之所用也雲篆明

尤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

季之世生造亂真其作巧未趣徑下書皆流尸

濁文淫僻之字含本効假是豈穢死迹耳 問隱

八顯者一曰天書八會是也二曰神書雲篆是

也三曰地書龍鳳之象也四曰內書龜龍魚鳥

所吐者也五曰外書鱗甲毛羽所載也六曰鬼

書雜體微昧非人所解者也七曰中夏書草藝

雲篆是也八曰戎夷書類於昆蟲者也此六文

八體或今字同古或古字同今符彩交加共成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十一 高暉堂

一法合為一用故同異無定也此依宋法師所

說未見正文而三洞經中符有字者如古文尚

書中有古字與今同者耳 雲笈七籤

夫運筆和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

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書促則字勢橫畫

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

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

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隨筆廉

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

緝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眾家可識亦當復由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 陶隱居真誥

墨數五十六種書太昊作龍書神農作穗書 命屏

封黃帝以蒼頡鳥跡為篆書因卿雲見作雲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高暉堂

少昊作金天鸞鳳畫高陽製科斗書高辛作仙

人形書堯作龜書夏后作鍾鼎書倒薤 務先 虎書

史鳥官 周文赤雀銜書武 填書 周媒氏作 大篆復篆

伏 王丹鳥入室作 仙人篆 李斯改 麒麟篆 仲尼

籀文書 文記笏 小篆 周 仙傳言書 大 小篆刻符

第子轉宿書 于 蟲書 秋胡 傳言書 大 小篆刻符

書李隸書 程 署書 蕭何 藁書 舒 氣候書 相如 芝

英書 漢 金錯書尚方大篆 程 鶴頭 波 書 所 用

蛟脚書 上詔 垂露懸針篆 漢曹 章草 度 飛白

鍾繇謂之行押書 散隸書 衛 龍爪書行隸 上義

入體書 王虎爪書 王僧 鬼書 宋 花書 山亂外

國胡書 天竺書 懸針小篆體也 倒薤小篆體

也入體書亦圖此法 或云出 金錯書入體書法

不圖其形或云以銘金石垂露書如懸針 文字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

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

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二 高暉堂

下丞相李斯乃秦易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

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

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

者或曰下杜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

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奏之始皇始皇善之

出以為御史使定書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

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

跋脚書用 詔垂露懸針篆 章草 度 子

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二

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隸

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秦既

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

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

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

時多能者而師宜官鵠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

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

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計錢足而滅之每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三 高暉堂

輒削而焚其樹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

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王選部尚書魏武帝懸

著帳中及以釘壁玩者以為勝宜官鵠宜為大

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

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頭淳鵠不同

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

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人行於

世云 衛恒傳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

六曰署書七曰...

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常醉

書數字點畫頓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

象偃波之類 尚書故實

江式字法安祖父善墨篆詁訓式少專家學數

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悟每有記識初拜

司徒長史上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

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蒼頡別創文

字以代結繩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

未能殊蒼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四 高聊堂

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

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

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

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

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執文字

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罰不合秦

文者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

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

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柱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

也世人以艷徒隸故謂之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爰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其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五

高暉堂

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嘆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于終亥各有部屬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諸理廣綴拾遺漏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鄆郡淳亦與楫同博開古藝特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闡理有名於楫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六

高暉堂

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今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官商錄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為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志為疑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兎為醜神蟲為蠶如斯其象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

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

所關古莫不惆悵焉臣亡祖文厥杖策歸國奉

...長...廣雅古今...
...長...廣雅古今...
...長...廣雅古今...

歎五桂傳學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
列於儒林官班文園家號世業暨臣閣短識學
唐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藉六世之資奉遵
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
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王及孔氏尚書五
經音注稽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
宗埋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
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
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諫諸體咸使班於篆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七 高暉堂

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
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
蒙遂許董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
書所須之書乞垂救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
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
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誣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
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蕞兼
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式於是撰集
字書號曰古今文字為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

文為本上策下隸 井史

爾時太子即初就學將好最妙牛頭稱檀作於
書板純用七寶莊嚴四緣以稱 俚殊特妙香釜
其背上執持至於毗奢密多羅阿闍黎所而作
是言尊者闍黎教我何書 自下太子或復梵天
所說之書有十四音是 住虛虱吒書 富
沙迦羅仙人說書 華果 阿迦羅書 節分 骨伽羅
書 吉祥 邪寐尼書 秦國書 卷瞿黎書 節言 耶那
尼迦書 賦書 娑伽羅書 牛 波羅婆尼書 樹葉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七 高暉堂

波流沙書 隋言 父與書毗多茶書 起月 陀毗茶
國書 隋言 脂羅低書 形人 度其差那婆多書
右旋 優波伽書 殿 僧法 書 等計 阿婆勿陀書
阿窺虛魔書 頌 毗 耶寐奢羅書 雜 陀
羅多書 鳥場 西瞿耶尼書 須彌 阿沙書 勒支那
國書 外此 摩那書 利末茶文羅書 字 毗多悉底
書 富數波書 提婆書 天 那伽書 夜文書
乾闥婆書 天音 阿修羅書 不飲 迦婁羅書 金翅
緊那羅書 非 摩睺羅伽書 地 彌伽書 音 迦迦

婁多書音烏浮摩提婆書地音安多梨又提婆書

虛空鬱多羅拘盧書須彌通婁婆毗提河書須彌

東烏差婆書舉膩差波書柳娑伽羅書游跋闍

羅書金剛梨伽波羅低犁伽書復毗葉多書殘阿

寔浮多書未曾奢婆多羅跋多書如伏伽那那

跋多書轉優差波跋多書轉尼差波跋多書轉

波陀梨往書句毗拘多羅波陀那地書從二增

耶婆陀輪多羅書增上句末茶婆晒尼書中梨

沙邪婆多波侈比多書諸山陀羅尼甲又梨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充 高暉堂

觀伽伽那甲麗又尼書觀薩播沙地尼山陀

書一切藥沙羅僧伽何尼書費薩婆多書費

種音口法 楚珠林

西域書有鹽唇書蓮葉書

李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書

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與歎患其無

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差其出羣王

之書六論 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球碑是術

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

漢蕭何善篆籀為前殿成單思三月以題其額

觀者如流何使禿筆書羊欣筆

漢士識字者多馬援武材也上書言伏波印文

之訛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梁升卿小篆如落玉垂珠

扶風曹喜後漢人善篆隸小異李斯見師一時

陳留蔡邕後漢人左中郎將善篆隸喜之法真

定直父碑文猶傳於世杜陵陳遵後漢人善篆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充 高暉堂

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座王僧虔

賈飭以三倉之書皆為隸字隸始廣而篆籀轉

微

說文引五經文字與今多不同如易版牛乘馬

服作備百穀草木麗乎土作麗於地亢龍有悔

亢作亢再三瀆瀆作黷其牛掣掣作齧豐其屋

豐作豐充升大吉亢作執包荒荒作充為的類

的作駒書宅囑夷囑作囑烏獸耗毛作裏毛五

品不遜遜作意娶于塗山塗作念彌成五服彌

作却方鳩屠功方鳩作旁速添火粉米落作珠
期三百有六旬期作棋剛而塞塞作塞窻二苗
於三危窻作窻今汝聒聒作眇尚桓桓作狙狙桑倫
作無若藥不瞭眩瞑作眇尚桓桓作狙狙桑倫
攸斃斃作殲顛木之有由藥由藥作邑枿詩新
臺有泚泚作玼餅之整矣整作室嘽嘽駱馬嘽
作瘡鉤唐履錫錫作錫白鳥鶴鶴作鷖鷖可以
攻玉作可以為盾衣裳楚楚作讎讎有茨茨
作齊綠竹猗猗綠作藁無然泄泄泄作咄咄兮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達兮挑作斐如此之類不可勝舉是時五經皆
古文未變錄書慎當得其真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
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名鄴子林
好古有稚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
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二蒼蒼頡
篇秦相李斯作訓纂篇楊雄作傍章篇後漢郎
中賈鮪作總曰三倉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
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

又小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
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
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夫章篇女史篇
合八卷又初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一卷吳郎
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三發蒙記一卷晉著
作佐郎束皙撰張挹字詒漢張衡傳注有蒼頡
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郎舍也又曰帝年十
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
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傳云邯鄲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淳博士有才章善蒼雅彙纂通典云漢官儀能
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郎法
言學蒼頡史籀篇注謂多知奇難字三蒼訓詁三
卷理蒼二卷並張挹撰廣著一卷樊恭撰見唐
經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文郭璞二蒼解
詁
新論以金昆為琅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說文
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酉漢書
以泉貨為白水真人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宋

書以召力為劭叅同契以人負苦為造皆假借
依附耳 家訓

世之學者讀五經是徐邈而非許慎賦頌信稽
詮而忽呂忱史記專皮鄒而廢篆籀漢書悅應
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其支葉小學其宗系 同上

蔡邕漢末碩學而云色絲為絕殊不知絕字系
旁為刀刀下為節又况不及蔡邕者乎吳人云
無口為天有口為吳會不知吳從兵隋文帝惡

廣博物志

卷之三

三三六

高暉堂

隨字為禿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莫
大焉殊不知隋從走禿安步也而妄去之 玉海
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魏高
貴卿公不解及語以為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錄
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

梁顧野王太學之太博也周訪字原出沒不定
故玉篇序云有開春中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
字春申是周末六國同時隸文則非併吞之日

也 法苑珠林

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
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 書苑

蔡邕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
變窮靈盡妙又矧造飛自妙有絕倫女琰亦工
書八角垂芒傳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伯喈得
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邕因讀
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常居一室不寐恍然
一容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沒伯喈自書
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 洋欣筆法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三四五

高暉堂

鍾繇善八分有隼尾波 泰山銘有此體
張飛有八分書刁斗銘又有紀功題石云漢將
張飛率精卒萬人破賊首 張於八濛立馬石
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
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子皆真正亦曰真書

臨淄人發古塚得桐棺外隱起為隸字云齊太
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
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 水經注

秦後財賜變小篆為隸書

字春申去尾才之國同則禁之見其作元之

王次仲者當周末戰國之時合從連衡之際隱居范陽大夏小夏之山以為蒼頡篆文功多而用寡初變篆籀之體始為隸書秦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三詔之使人秦不至復命使謂之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違天子之命以檻車載之不爾當殺之其正風俗詔使至山致命載檻車中次仲忽化一大鳥翩然出車使者驚拜曰無後命必見誅唯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拔墮三翮使者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五 高暉堂

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僊之道聞其變化亦甚悔恨因各其地為落翮山鄉里祀之不絕真仙通鑑囊書為草行之文董仲舒欲言災異為之蔡邕去秦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馳鋒走驛以篆隸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蓋今之草也書傳云張並作草又云齊相杜操作說文漢興而有章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復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搜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

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今世尤寶其書姜孟頫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眾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知伯英之得其法也法書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六 高暉堂

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漢高帝拔大子司馬相如采日辰之蟲屈伸其體升降其勢以象時之氣為氣候時書後漢東陽公徐安子搜諸史籀得十二時書蓋象神形云東方朔久居吳中為書之師數十年姑蘇志瑯琊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為昌邑中尉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掃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僞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

盈車而歸積粟於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
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溥先時家貧棄井得鐵
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更一土三田軍門王
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
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王簿拾遺記

北海敬王睦善史書世以為楷則永平中帝驛

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後漢書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世以造行書得名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三十一

高暉堂

既以草勅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
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柙書是也而胡
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上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

章草書師於杜度媚翹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

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也袁昂

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章草

入神小篆入妙書目斷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

鐫字皆須妙於篆隸故繇方得鐫刻嘉話錄

魏鍾繇字元常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

遂與魏太祖郎鄴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

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大

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

墓遂得之由是繇筆更妙繇精思學書所畫被

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繇

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繇尤善書於曹喜蔡邕

劉德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三十一

高暉堂

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
已若其行書則羲之獻之之亞草書則衛索之
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也鐘書有十

二種意外巧妙實亦多奇袁昂書評

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

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

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閣

鍾會字士季元常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
兼行草尤善隸書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志亦

所謂劔則干將鑊錡焉會常許為荀勗書就勗
母鍾夫人取寶劔兄弟以千萬造宅未移居勗
乃潛畫元常形象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書
會之類也會隸行草草草並入妙書

晉韋昶字文休仲將兄康字元將涼州刺史之
玄孫官至潁川太守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及
草狀貌極古亦猶人則抱素木則封水奇而且
勁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
王獻之隸草書題勝獻之固辭及使劉瓌以八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无 高暉堂

分書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
右軍父子書名以為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
未是知書也又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為絕

世書斷

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此藝不須過精為人
所役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殺名人舉世唯知其
書草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顏氏家訓

姜詡梁宜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
善草誕最優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書魏明帝起

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之題以籠盛誕輓輓引
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
此楷法于少季亦有能稱羅暉趙恭不詳何許
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眾頗惑

之伯英與朱寬書自叙云上比崔住不足下方
羅趙有餘河間張起亦善草書不及崔張劉德
升善為行書不詳何許人潁川鍾繇魏太尉同
郡胡昭公車徵二家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
書瘦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无 高暉堂

程書三曰狎書相聞者也繇子會鎮西將軍絕
能學人書改易鄧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東衛
覲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畧盡其妙草體微
瘦而筆跡精熟覲子瓘為晉太僕探芝法以覲

法參之更為草藁藁是相聞書也瓘子恒亦善
書博識古文字燉煌索靖張芝弟子孫晉征西
司馬亦善草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吳人烏象

能草世稱沉着痛快榮陽姊暢晉秘書令史善
八分 名書目錄

吳之善書則有皇家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

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於今有書聖之名焉抱朴子

衛夫人名鑠字蕤漪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之師善鍾法能正書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書斷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衛夫人正書人妙品如玉壺之水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法書苑

靖焯煌人精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世號得伯英之筋一臺二妙天下為希王隱晉書

左思少學鍾胡書及古琴並不成上

王廙羲之之叔也善書畫常謂右軍曰吾諸事不足道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

其書尚書

晉王廙善飛白書若鵬鵠之翅羽旌旗之術卷

王廙工飛白祖述張芝之法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玩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國史

羲之十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筆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秘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請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兒之幼令也父喜遂與之不盈

期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必見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晉帝時祭北郊文更祝板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二十七書

黃庭經書說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也書韻

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

他皆紙素所傳並上

義之書多不一體嘗遊天台還會稽上澗庭題
柱為一飛字有龍爪之形因謂之龍爪書續文

考

世傳于右軍借船帖最工

羲之嘗在鏡山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因

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乃謂姥曰但言

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竟買之他

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晉書

山陰道士管霄霞求王羲之寫道德經舉紅鵝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雙相贈而去德傳拾遺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

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

不仕以後畧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

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

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陶隱居

羲之告晉文今之所傳即其摹本不具年月日

朔其真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亥

晉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鷄子汁溲白為

肩作鄭玄碑自書刻之文既奇麗書亦絕妙又

有康昕亦善草隸王子敬常題方山亭壁數行

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為謝居士題畫像

以示子敬歎能以為川河絕矣昕字君明外國

人官臨沂令

王修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

之譽年十二著賢令論劉真長見之嗟嘆不已

善隸行書常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贊與

之王僧虔云敬仁書殆究其妙王子敬每看咄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歲始王導愛好

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戲尚書宣示過江

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見此書

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隸行入妙殷仲堪書亦

敬仁之亞也上

獻之嘗與簡文帝書十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

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為桓玄所寶玄愛重

二王不能釋手乃撰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

者各為一帙嘗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

自隨將敗並没于江 法書要錄

羲之為會稽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自淨

可愛子敬令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上極其

斐惠羲之後見甚嘆其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

羲之於是作書與所親云子敬飛白大有直是

圖於此壁子敬好書觸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

故作精白紙被着往詣子敬便取被書之草正

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略周自嘆比來之合年少

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如是掣被而走左右逐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五 高暉堂

及於門外鬪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而已 圖書

羊欣字敬元工隸書王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

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上

安石不重獻之書得獻之書斷作紋紙

索靖草書絕代名曰銀鉤蠆尾 法書苑

王獻之在會稽山見一人黑身披雲而下左手

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

姓字復何遊筆計奚施答曰吾象外為家不變

為姓五常為字其筆跡豈殊吾體即獻之佩服

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載竟昧其微 上

唐琮夢地繞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 工隱

荀輿能書苦寫狸骨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

骨帖 尚書故實

周顒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

顒書茅齋祭酒何胤以倒雜書換之顒笑曰天

下有道立不與易也 南齊

宋王僧虔以為右軍書江左中莫有及者獻之

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故人謂之小聖 法書苑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五 高暉堂

花草書始於齊武帝親落英茂木為之

宋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倣効

家藏紙貴而風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長皆作

隸字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

為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

體其中以八封為書為一以太為兩法徑丈一

字方寸千言 法書要錄

宋蕭思話蘭陵人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雖

無奇峰壁立之秀連岡盡望勢不斷絕亦可謂

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欲不減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上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技能王僧虔乃作

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書

宋沈約慨然思與天下共識龜圖鳥迹之遺趣

高領妙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

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南史

蕭子雲善跡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三六 高暉堂

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

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

蕭侍中飛白淨可愛今取掃帚沾泥汗中以書

壁為方丈一字晻曖斐疊極有體勢會粹

蕭子雲王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

往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

時後周書

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

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

為在... 其筆亦... 味... 毛... 體... 賦... 之... 佩... 服...

無... 可... 峰... 壁... 立... 之... 秀... 連... 岡... 盡... 望... 勢... 不... 斷... 絕... 亦... 可... 謂...

行拜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跡子雲乃為停舟三日書二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南史

張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

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

王無臣法

徐希季號王志為書聖

王彬習篆隸與兄志齊名時人語曰三真六草

為天下寶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三六 高暉堂

梁元帝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置儒林

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

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

之三絕

梁江夏王鋒四歲即倚井欄為書書滿洗去復

更書晨興不拂牕塵先於塵上書至五歲高帝

使學鳳尾書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

曰麒麟償鳳尾也並上

何令貴隔勢傾朝野筆迹踈漏遂遭十穢之書

彼人恭拜忽曰永感答人借車還白不具真本

流傳合朝耻辱是其第七穢也庚元威論書

何敬容為尚書令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其署

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

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

能答南史

六朝人尚字書摹臨特盛其書廓填者即今之

雙鈞曰影書者如公之響場南史云蕭思話書

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世史趙文深少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九 高暉堂

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

寺碑是也綱鑑

啟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

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

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儒肌不沈泉夜逸

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

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

聖元常實自隸絕論自所謂殆同瓊瑛神寶曠

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

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預聞喜佩無屈此

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代名實脫略

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

所可黜涅而不淄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

蹈未足逞泄冒頰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

人皆是均思者必當替仰踴躍有盈半之益陶

陶弘景年四五歲以荻為筆畫板中學書上

彭城王浹年八歲拜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四 高暉堂

士韓毅侍書見浹筆迹未工戲浹曰五郎善畫

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浹正色

答曰昔甘羅相秦未聞能書凡人惟論才具何

如豈能動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至三

公毅北史

崔浩字伯深仕魏太武監秘書事既工書人多

託寫急就草草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

百數浩盡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

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模楷魏書

隋釋敬脫善寫方丈字遒勁時謂僧傑法苑

王僧虔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

議者云天然可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與

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

云第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准右軍領軍不爾

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第書

如騎驢駸駸恒欲度驪驪前更征西翼書少時

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

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鷄皆學逸少書須我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聖

高暉堂

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

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

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一衛並得名前代無以

辯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

有意郝愔章草亞於右軍郝嘉賓章草亞於二王

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

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嵇康詩

羊欣書見重一時親授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

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

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

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

為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

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繁生起是

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

得八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

亂真矣南齊書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

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克悅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聖

高暉堂

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

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徐淮南書

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

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

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施肩吾

書如新亭兪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

出武帝書評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

成長而骨體甚駿快般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

甚有意氣姿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

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

望無處不發曾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

子王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

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章誕書如龍威

虎振劍拔等張蔡邕骨氣洞達奕奕有神鍾

司徒書字十二種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

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愛道

憑虛欲僊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驚鳥乍飛梁鵠

書如太祖忘復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琴人捨徽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光孟祿

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

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

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

絕妙袁昂古今書評見法書要錄。張考六朝

聖能詩詳見真仙通鑑袁公那得引此正如逸

少筆陣圖引張旭道人贗偽良可笑也第此

聲口當是更肩吾之誤

中郎運帚之妙奕奕入神師宜懸帳之音翩翩

史皇作圖世本

講者為書之流也魏碑忍王 畫譜序

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

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

宓犧氏作易無書以畫事此畫之始易卦通曉

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象燧以來

皆有之跡映乎瑤鈴事傳乎金冊及包犧發於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榮河而典籍圖畫萌矣各書記

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通異

宋畫吳冶甚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淮南

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洪得之和色著物則書隱

而夜見沃焦出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

色染物則書見夜晦張騫海外經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像問東方朔是何人

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齊天下廉士何

謂愚耶朔對曰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疑

此必王傳傳本曇曠山陰道士所居村舍也又云

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
危與彼徂遊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

陽上喟然而歎東方朔別傳

宣帝之時圖畫漢烈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耻

之論衡

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

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下

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西京雜記

漢桓帝時劉夏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井風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高暉堂

圖見者覺寒起居注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充州陳留

並圖畫形像為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審傳別

美肱與徐禪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

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閣以被鞞面言感眩疾不

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東漢書

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五代將相于省兼命為譜

及書邕善畫皆擅名于代時稱三美東觀漢記
張衡字平子昔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家

謂愚耶朔對曰臣聞賢者居之之推

身人首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寓之
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

筆耶去之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持畫

獸今號曰巴獸潭歷代名畫記

諸葛武侯父子右軍大令皆長於畫

南夷其俗徵巫鬼好盟詛要質諸葛亮乃為夷

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臣城府次畫神龍及牛

馬驢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遠行安郵又畫

夷牽牛負酒黃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之華陽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高暉堂

謝赫云江左畫人吳曹不興運五十尺絹畫一

像心敏手疾續更立成頭面手足胸臆有背無

遺失尺度此其難也惟不與能之尚書故實

曹不興嘗於溪中見赤龍天矯波間因寫以獻

孫皓皓賞激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曠祈

禱無應于是取不興龍置水傍應時雨足

抱朴子云衛協張墨並為畫聖孫鴻之上林苑

圖協蹤最妙又七佛圖人不點眼睛愷之論畫

云七佛與烈女皆協之跡壯而有情勢毛詩此
風圖亦協于巧密於情思謝赫云古畫皆略至
此始精六法頗為兼善雖不備該形似有氣韻
陵跨羣雄曠代絕筆在第一品曹不興下張墨
荀最上 各畫記

晉王廙過江後為晉朝書畫第一音律衆妙畢
綜元帝時為左衛將軍封武康侯時鎮軍謝尚
於武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並請廙畫
時右軍亦學畫於廙廙畫孔子十弟子贊云余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兄于義之幼而岐嶷必將隆余堂構今始年十
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
畫孔子十弟子圖以賜之嗟爾義之畫乃吾自
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雖不足法而書畫固可
法然汝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以知
師弟子行已之道

晉王濛字仲祖晉陽人放誕不羈書光廙翼丹
青甚妙頗希高遠常往驢肆家畫輜車自云我

可也上

遠公畫有江淮名山圖

戴安道幼歲在瓦棺寺內畫土長史見之曰此
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但恨我老不見其盛
耳

晉顧愷之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
絕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蒼蒼古來未有曾以一
厨畫寄桓玄皆甚妙跡所稱秘者封題之後
玄聞取之誑云不開愷之不疑被竊直云妙畫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登仙也又常於瓦棺寺
莊殿內畫維摩居士畫畢光輝月餘京師寺記
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利會請朝賢士
庶宜疏募緣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獨
注百萬第二日觀者請施五萬第三日觀者可任
其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及百萬
劉義慶世說云大司馬每請長康以與羊欣講
論畫書竟夕忘疲 各畫記

顧虎頭為畫扇作嵇阮而都不點睛王問之顧

曰那可點晴點晴便語俗說

清夜遊西園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

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

宋織字令文不應州郡辟命太守楊宣畫其象

於閣出入視之前涼錄

石季龍時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旬餘頭悉

入府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晉書

桓玄好書法書名畫客至嘗出而觀客食寒其

而油污其畫後遂不設寒具劉禹錫嘉話○集韻寒具餛餅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四九 高暉堂

謝莊字希逸性多巧思善畫作畫琴帖序自序

其畫云各畫記

顧光寶能畫建康有陸溉患瘡經年光寶常請

溉卧前謂光寶曰我患此疾久不得療矣君知

否光寶曰不知即伏室命筆以墨圖一獅子令

於外戶榜之謂曰此出手便靈異可虔誠致禱

明日當有驗溉命張戶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

而是夕中戶外有窸窣之聲良久乃不聞明日

所畫獅子口中臆煎有血淋漓及於戶外皆點

焉溉病乃愈時人異之八朝窮怪錄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畫嘗於扇

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

而已南史

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井壁手自畫作羅

雲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

光久之乃歇神僧傳

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與殷芸陸倕王筠

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五九 高暉堂

武烈太子方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

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

張愛賓云惟王羲之能為二筆書陸探微能為

一筆畫圖書閣見志

梁元帝常畫聖僧武帝親為作讚任荊州刺史

時畫番客入朝圖帝極稱善具梁書又畫職貢圖

并序外國貢獻之事序具本集又遊春苑白麻紙畫

鹿圖師利像鶴鶴陂池芙蓉醜鼎圖並有題印

傳於代 名畫記

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污尊容張僧繇
乃就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鷄皆側首向
簷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 朝野僉載

顧野王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
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二絕 陳書

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
曰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在陸

之精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廣化寺壁畫 魁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 五 高暉堂

北齊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博涉多
才藝常於廳壁畫蒼鷹觀者疑其真鳩雀不敢

近又畫朝士圖當時妙絕 名畫記

釋玄暢適成都止大石寺手畫作金剛密迹等
十六神像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囑岷嶺乃於

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
仍倚巖傍谷結草為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

者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 神僧傳

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嘗畫馬於壁

夜聽馬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舒卷輒雲氣紫
集也天子號為畫聖時王子善基通神號為二
絕 名畫記

煬帝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
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畫臺藏古畫又於內道
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 隋書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

五 高暉堂

隴西董斯張纂

虎林黃汝亨訂

武功 論兵

大昊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 路史

有虞氏戒於中國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 吳子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軍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太公六韜

武王問太公曰青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

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

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

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

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

有文字皆有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

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斗

造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

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

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

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

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工

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

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

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

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管子天子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傑

後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其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於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圭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 高暉堂

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各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師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詰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所克於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卒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禱皆用甲丙戊庚壬

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與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於祖然後入設奠以及主若主命則卒奠歛主理之於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誠告大亨於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 孔叢子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四 高暉堂

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即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後告太社蒙宰執屨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禱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上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勳親告廟告社

而後適朝禮也

將師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及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驛

騎赴告於載囊韞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

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師無請罪然後將師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五 高暉堂

令祝史太上齋宿三日之太廟鑰靈龜卜吉日

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

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

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

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

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

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

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

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致將君若許之

臣辭而行乃爪髻設明衣也鑿門而出乘將軍

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

死無有二心

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

帝建明梁之振旅復命論異効勳親告廟告社

臣辭而行乃爪髻設明衣也鑿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

淮南子

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

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綱紀故將有股

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

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

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羣謀

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六 高暉堂

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

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

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

近險易水洄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

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

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

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

所由伏鼓二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

令聞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

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財二人主拾遺補

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

行奇詭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

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

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

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

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闢人情觀敵之

意以為間謀術士二人主為請詐依託鬼神以

惑眾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七 高暉堂

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管糧食財用出入

夫師之行也有好鬪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為一

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

為一徒名曰突寇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

者聚為一徒名曰拳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

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

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

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

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閱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

動若奔瀨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

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賓有猛如熊虎

捷若騰後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

引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當人之能

可引為下賓矣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

於設伏或攻於前或起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劍

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假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八 高暉堂

戰旌旗持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

巧於設伏利以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

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

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

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

兵以掉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

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

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黃帝八陣法車箱洞當金也車工中黃土也鳥

雲鳥翔火也折衝才也龍騰卻月水也雁行鶩
鶴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蛆巽也八陣古有漢
以十月會營土為八陣是也世以為出黠亮不
然孔明八陣本一陣也蓋出黃帝丘井之法并
分四道正家處之陣分八面大將軍處其中而
握奇焉一軍萬二千五百八千七百五十為
正陣三千七百五十為奇兵陣間容陣隊間容

隊

春為牝陣弓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季夏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九十一 高暉堂

圓陣牙為前行秋為牡陣劔為前行冬為伏陣

楯為前行是為五陣 周書

使商人為前兵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為前兵者

象玄武陣使徵人為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

為前兵者象青龍陣 黃石公記

彼以直陣來者我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

來曲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

銳火曲水圓土也各以能克者應勝之

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為兵蚩尤以銅鐵為

兵彈於作弓夷牟作矢湯築五庫藏五兵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

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

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

弩矛戟為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

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陳敗強敵

之大數將帶甲之士萬人其法用武衛大扶胥

二十六乘扶胥車之別名也材勇之士詩強弩

矛戟為羽翼每一車用二十四人推之用八尺

車輪車之上立旗與鼓兵法又謂之震駭以

陷堅陳敗武翼大楯矛戟也置矛戟於車上備

強敵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高暉堂

擊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以五尺

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陳敗強敵提翼小楯

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

堅陳敗強敵 提翼小楯亦車上之蔽 大黃參連弩大扶胥

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飛鳧電影自副

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

為首畫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則

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陷堅陳敗步騎

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

縱橫敗強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

擊陷堅陳敗步騎電車言其忽往忽來如雷之疾速也故兵法謂之電擊

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

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陳敗步騎霆言其輕疾往疾來如雷電之擊也

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各天栲大柯斧刃長

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各天

槌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鈎芒長四寸柄長

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用飛鉤投敵之衆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高暉堂

拒守木螳螂劔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

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

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

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

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

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

膜來前促戰白及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

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習

挺矛千一百具張挺矛法高一尺五十寸敗走騎

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鎖械鎖參連百

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

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

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

落劔及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

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

轉關輓轆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着以轉關輓張以環利通索欲堅固也此喻環之具也

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二 高暉堂

螂矩內員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

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浮天張飛江者也

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

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

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微線長二丈以上萬二千

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鉏廣四尺長四丈

以上車一具以鐵棧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

長三尺以上三百枚啓鑊刃廣六寸柄長五尺

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
鷹爪方冑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冑鐵
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冑兩枝鐵叉柄長
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
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
鍊杖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椽杖大槌重五斤柄
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委環鍊爲槓上
連以家板聲也甲士萬
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
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六韜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 高暉堂

主將有陰符八等有決勝得敵之符長一尺破
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
敵執遠之符長七寸交兵一作驚衆堅守之符長六
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
寸失利亡守之符長三寸六韜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治軍
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
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
亦如之周禮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
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
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驅兵也此
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
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
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
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勇矣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
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四 高暉堂

五曰舉鳥章則行破六曰舉地章則行澤七曰
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
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管子
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文皇帝曾
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
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
陷陳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
驗乃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
名徬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

建寧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戰

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

或丙午日月中時作燕居龍虎三囊歲符歲易

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

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極錄金之符

或戴却刃之符或傳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

牡荆以作六陰神將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

刻三千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

刀劍或帶武威符螢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五

高暉堂

履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

抱朴子

凡立軍一人曰燭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

伍伍人為烈二烈為火五火為隊二隊為官二

官為曲二曲為部二部為校二校為裨二裨為

軍

通典

三軍所戰其精名曰賓滿其狀如人首而赤目

見人則轉

白澤圖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

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強服

務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

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

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

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

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

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氣本

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可攻衰去乃

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

青氣在後將勇毅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六

高暉堂

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

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

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

強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強敵少攻之殺

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強赤氣

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

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

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強穀足而

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強兵少穀少黃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

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
前將勇智卒多強穀足而有多為不可攻也白
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強其氣本廣
未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
將勇而卒強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
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強卒多穀
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
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未銳而來者為
逆兵去氣稜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七 高暉堂
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強兵少穀
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
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
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
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為右伏兵之
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
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
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
邑 越絕書

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強穀足而
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火煙之狀或白如
粉沸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
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
狀似黑精或如張弩或如疾塵頭銳而卑本大
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
形將有深謀晉書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
軍勇士卒猛或如山巖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
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或如人持斧而敵或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大 高暉堂
如龍舉首向敵或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或有雲
如鬪雞赤白相連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
勇

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
偃魚或黑氣如壤山墜軍上者各曰營頭之氣
或如羣羊羣猪在氣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
相隨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捲席如
疋布亂覆者皆為敗徵氣如繫牛如人臥如雙
蛇如飛鳥如决隄垣如壤屋如驚鹿相还如兩

崔尤作陌刀舜作輔鹿箭筒

燧人氏鑄金作刀古史考

刀子之神名曰脫光六韜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故

王粲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虞喜志林

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

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是金神於冶監之

門其人光色燁燿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

教也既致之閑冥設饗而和焉神教以水火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取剛軟之和楊泉物

司刀鬼名聾一名滄耳

絲成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是用出故歸藏啟

漢太上皇徵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

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鄠

浦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

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言曰為天子鑄劍楨

勿泄言上皇謂為戲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

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治之即

成神器可以定天下星精為輔佐以殲三猾

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為七

首其利難倚水斷龍陸斬虎兇噫魅罔兩莫

能逢之斫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

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歛鏗終為鄙舉

上皇則解七首投於鑪中俄而煙焰衝天日為

之晝晦及乎劍成殺三牲以饗祭之鑄工問上

皇何時得此七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時余行逢

一野人於陌上授予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尚

存叶毒疑也工人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

祖高祖常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

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

狀如龍馳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

白氣亦滅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

靈金內府也拾遺記○按鉤命決曰蕭何為

漢武帝出淮陽到舒不覽城問曰此鄉名何陳

異對曰鄉名不覽上曰萬乘王所問不祥耶欲

舉燔之翼曰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髮則無毛

也視之刀有毛長寸乃不燔廬江七賢傳

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

帝採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

崩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自手中

化爲鵲赤色飛去雲中洞冥記

丁次卿者不知何許人也漢順帝時賣刀遼東

市時人名之丁氏次卿有寶刀列仙傳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二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四 高麗堂

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涿用蜀江爽烈是

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滿以淬刀言

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

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

水八升益之御覽

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爲二

刀名曰萬人及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古今錄

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鑄赤朱鐵爲一刀錄

曰新亭侯蜀大將也

不造要二寶刃其一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

彩似丹霞名曰合章其二鋒似崩霜刀身劍缺

名曰素質又造百辟七首三其一理似堅水名

曰清剛其二曜似朝口名曰揚文其三狀似龍

文名曰龍鱗典論

時西湖有獻香者腰帶割玉刀陳思王辯道論

范文本日南奴也爲奴時牧羊於澗中得兩鯉

魚欲私食之即知詐文詐云將礪石還非魚也

即至魚所果見兩石文異之石有鐵文因入山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五 高麗堂

中就冶作兩刀因舉刀向鄆鄆即番中山地名

也呪曰斫石鄆破者文當治此國遂斫破之衆

遂推爲君述異記

齊許惇長鬚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鬚公文宣嘗

因酒酣握惇鬚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

不敢復長人號爲齊鬚公三國典畧

梁簡文謝登善勝刀啓云各均素質神號脫光

河圖書有脫光刀

陶貞白隱居具都山中嘗畜二刀一名善勝一

各寶勝往往飛去望之如二條青蛇太平廣記

毅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拏相搏左右呼曰孟勞

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

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

寶顏氏家訓

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為王作事日月經久身體

羸瘦王見憐愍賜一死駝貧人得已即便剥皮

鎌刀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磨刀

令利來下而利如是數數往來磨刀後轉苦憚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高暉堂

不能上樓懸駝上樓就石磨刀深為人笑猶如

愚人毀破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

反得其殃如懸駝上樓磨刀用功甚多所得

甚少法苑珠林

桃氏為劍劍工謂之桃氏以臘磨之手有半寸

兩從半之以其臘磨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

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身

長五其莖長手所握者謂之莖其長五寸劍身

重九銜銜重六兩半有零九銜謂之上制此劍

等上土服之勇士之身長四其莖長尺五寸

重七銜勇士之身長三其莖長二尺重五銜

謂之下制此劍之下等下土服之勇士之下者能

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史兒易

牙溜澠之水合者常一合水而其苦知矣淮南

劍工感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

眩玉之似碧盧者唯倚頓不失其情

今劍或絕側蘇文齧缺卷鉏而稱以頃襄之劍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高暉堂

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槌潤解漏越而稱

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鏃爭躡之銷

雖水斷龍舟陸刺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潤

梓之腹雖鳴廉闕修營唐牙莫之鼓也並上

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登魚腸之屬龍泉太

阿之輩其本鏃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而

銘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

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競鍛鍊足其

火齊其銘猶千金之劍也天鐵石天然尚為鐵

鍊者變易故質况入舍五常之性賢聖未知孰

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論衡

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閣

巨闕斬開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抱朴子

顛項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

劍飛赴指其方則克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

吟拾遺記

王子者帝倍也曾謂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

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崩管塚在渤海山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八 高暉堂

夏中衰時有發王子墓者室中無所有唯見一

劍在牀寢上自作龍鳴虎嘯之聲人遂無敢近

者真誥

夏禹子帝啟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

長三尺九寸後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

文有背面面文爲星辰背記山川日月古今加

啟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春鑄

一銅劍上有八字面長三尺二寸頭方

化甲在位三十一年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首

山鐵鑄一劍銘曰夾古篆書長四尺一寸

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

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元年歲次戊午鑄一劍

長三尺銘曰昭臚古文篆書

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歲次壬午鑄

五劍各投五嶽銘曰鎮嶽尚方古文篆書長五

尺並上

楚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九 高暉堂

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

趨善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

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鏗鐳摧屈而體無痕撻負

其材力視來丹猶雞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

怨黑卵至矣吾聞衛孔周其子得殷帝之寶劍

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

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

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舍光視之不

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撻而

物不覺二曰承影將巨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澹澹焉若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騫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外焉此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十一 高暉堂

男以告之乃至君覺殺干將妻從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出之松不得劍於屋柱中得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尺辭欲報讎購求甚急乃逃朱輿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曾聞赤乎答曰是也吾能爲子報讐赤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須子之頭并子之劍赤乃與頭客與王王大賞之卽以鑊煮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卽視之客於後以劍斬王頭入鑊中二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十一 高暉堂

頭相齧客恐赤不勝自以劍擬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葬之名曰三王家

晉王一作楚王赤一作尸○列異傳

閻閻請于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閻閻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于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

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王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湏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王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鑪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絳姦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王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鑪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以成劍陽曰王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湯理于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鏗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帥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塗金遂成二

鈎獻於闔閭諸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王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吳越春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劍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駕曰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驚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鏝者中決如

案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問之忽如敗石
頃懼如悟下階而淚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
揚其華淬如芙蓉始出觀其鈺爛如列星之行
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
石觀其才煥煥如水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
也容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
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
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
雷公擊索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
廣博物志

卷之三

西高暉堂

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
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
歐冶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力猶不能得
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
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
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
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
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
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于將
廣博物志

卷之三

十五高暉堂

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為大刑
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
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時得其勝邪魚腸
湛盧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
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
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
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闔
閭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
事闔閭使專諸為秦豕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

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
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
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
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膽江水折
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
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
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
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
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六 高暉堂

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
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
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
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
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
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
命矣 越絕書

越王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求戰則乘
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頗於兵弩今子為寡

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
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
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
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
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
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
所隱唯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筵於竹枝上
顏橋未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
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七 高暉堂

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
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
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
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
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
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
神俱往得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
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
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勝越女之劍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悛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悛子夏曰微悛而勇若悛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返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悛而勇若悛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悛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卜商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八 高暉堂

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園中於是兩冠冠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悛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取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凌轍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眾之所誅鋤也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九 高暉堂

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將以頸血滅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悛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勢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悛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

之勇 韓詩外傳

王子喬墓在京陵人有盜發之者都無所見惟有一劍停在穴中欲進取之劍作龍鳴虎吼遂不敢進俄而徑飛上天 世語

經侯往適衛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實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

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泊魏而市無預信鄰幸治

陽而道不拾遺昔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

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

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愆然而起

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人操劍

珮逐與經侯使告曰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

為遺我賊 說苑

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

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蹠並趨並馳弄七劍法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干 三 高暉堂

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

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

怒曰管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

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

擬戮之經月乃放 列子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

王好劍臣請為吳王相劍亦為君刺之衛君曰

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

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

之韓子

司馬蒯賸天下之攻擊劍者也 新篇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洵穆無窮變無

形像優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龍之守戶如輪之

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闔不及輪呼不及

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眩壯此善當

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

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

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說苑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干 三 高暉堂

燕支蔡倫干勝堂豁墨陽並劍名也 廣雅

楚有龍泉素有太阿工市 初學記

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笄闔闔于將莫邪

巨闕辟闔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

不能斷 荀子

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琬以之割獲則其

與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

運掌之上則十里之內不留行矣 庄舍子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

兵於此地鍊石為銅銅色青而利泉水赤山草
木皆劍利土亦鋼而精至越王勾踐使工人以
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
精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
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割水開即不合三名轉
魄以之指月蟾兔為之倒轉四名懸翦飛鳥遊
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鯨鯢
為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
却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楚王夫人於夏納源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
產一錢楚王命鑄邪鑄為雙劍列上傳
西平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
堅白之論矣晉大康地理志
梁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到今其民像而作
之號大梁氏之劍水經注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採北
祗銅鑄二劍銘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埋在阿房
閣下一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古今刀劍錄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
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
為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
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
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
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為兔所食
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為劍一雌一雄
號于將者雄號莫邪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犀
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冷遺記

前漢劉季以始皇三十四年得一鐵劍長二尺
銘曰赤銷大篆書及貴常服之此即斬豨劍也
武帝微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歲次乙巳
鑄八劍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高恒霍
華泰山五嶽皆埋之並上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
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止吾陵磨劍乎因不見
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
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故

阮公詠懷詩曰失世在瀕東帶劍上吾丘漢武故事

漢武帝七夕幸開襟樓忽見殿其方綵雲縹緲

有美女騎一物翩躚而下即以前所騎之物上帝

曰此榮東之劍群僊寶之能辟諸邪妾乘之而

來頃刻百里矣後入吳宮大帝號曰辟邪亦曰

百里潛居錄

王母帶分景之劍上元夫人帶流黃擇精之劍

漢武內傳

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以本始四年鑄二劍長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三尺一曰毛一曰貴以足下有毛故為之皆小

篆書刀劍錄

平帝衍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歲次辛酉掘得

一劍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後漢光武秀在位三十二年未貴時在南陽野

山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並上

光武有駭犀之劍以賜陳遵東觀漢記

建武十三年屠者國獻劍直百金以賜騎士上

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

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鄧壽蜀漢文陳龍濟南

惟成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

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

得惟成後漢書

章帝建初八年鑄一金劍令投於伊水中以厭

人膝之怪弘景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

頭有爪人浴輒沒不復出刀劍錄

趙祥少好遊俠行部帶劍過亭長亭長謹之嘆

曰無大志故為賢吏所輕耳於是解劍挂壁曰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祥不乘輜重佩綬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太學

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

解劍帶之官益部耆舊傳

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

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授一寶劍及覺果在臥

所銘曰思召紹解之曰思召紹字也刀劍錄

魏文帝有飛景流彩華鋒三劍典論

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

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

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

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

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晬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

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

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

竿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

展意不平未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

故發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

甲也因偽探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鄰正截其臂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五 高暉堂

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

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

更受要道也 上

吳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

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白里刀

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 刀劍錄

孫亮鑄一劍文曰流光 上

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時大暑植取水浴以勝自

傳科頭胡舞擊劍誦小說顧謂淳曰邯鄲生何

如也 魏畧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一童子入跪曰

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

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

飾背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 異苑

武勝公常於灘口見雷公逐一黃虵或以石投

之鏗然有雷聲雷公飛去得一劍有文云許旌

陽斬蛟第三劍也 上

陶貞白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七 高暉堂

有好劍鏡隨身又說于將莫邪劍皆以銅鑄 辨

也 太平 廣記

永明初始造舊宮鑿東壯之地皆平崗迤隴尤

多古冢墓有人得銅劍長尺五寸余既借看歎

其古異客有謂余曰古時乃以銅為兵乎其可

得而聞不余笑而應曰此證據甚多輒具言之

余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

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

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曰

赤瑾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涓涓而出銅歐冶鑄以爲純鉤之劍又汲冢中得一銅劍長三尺五及今所記千將者亦皆非鐵明古者以銅錫爲兵器也周書稱穆王時征犬戎得昆吾之劍火浣布長尺有咫又有鍊銅赤刀割玉如泥焉又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於楚楚賜之金旣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杜預注云楚金利故也古者以銅爲兵故禹貢曰荆揚貢金三品余以爲古者語質而難解今者語文

廣博物志

卷之三

天 高暉堂

而易了獨詩云元龜象齒其實象牙也書曰厥包橘柚乃黃柑也金品上則黃中則赤下則黑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黃金可爲寶赤金可爲兵黑金可爲器韓子稱昔智伯繇之伐趙襄子初晉陽襄子金將盡問於張孟談孟談對曰吾聞董安子治晉陽也公室悉以銅爲柱質君可發而用之於是發之有餘金矣謂此據蓋可知焉又晉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於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攬之地圖其

山川奇怪以形於鼎使民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見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旣成定之國都桀有昏德禹遷於商殷紂暴虐禹遷於周每人主休明禹雖小而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而輕及周顯王三十二年姬德大衰乃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於彭城二十七年始皇東遊大發徒出之而不能得焉後漢武帝賓禮百神於汾陰得大鼎時人以爲九鼎其詳不可得而審也且荆軻刺秦王之日匕首擊銅柱銅柱火出則古者非直以銅爲匕首亦以爲殿柱也且始皇之世長狄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三丈足跡六尺於是始皇歛天下之兵鑄而象之故西京賦云高門有闕列坐金狄是也又造阿房之宮其門悉用磁石磁石喻鐵以防外兵之入焉以此推之明知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至於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旣不充給故以鐵足之鑄銅旣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二年歲甚一歲

廣博物志

卷之三

无 高暉堂

漸染流遷逐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為太子時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唯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余謂不能復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雲霞陸軻犀兕水鬮蛟龍豈復不能鑄銅鑪鐵燈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即周景王鑄也製作精巧獨絕晚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昔余為吳興令鑿池又獲銅箭鏃數十枚時有人復於彼山中伐木得銅斧一口古銅鑄為兵豈為一據故備言其詳以發予之蒙矣古貴銅賤鐵非獨此事按皇覽帝王冢墓記稱吳王闔閭塚銅擲三重永池六尺王鳧之流扁諸之劍三盤郢魚腸之劍在焉秦始皇冢亦以銅擲水銀為江河關東賊發之至銅擲而取銅深大不可多得因此充塞漢東思王家時奢

後皆生墓取愛幸奴婢蓄穀為銅臚以通殉墓者氣息兼以水火守冢給呼召數十年乃不復聞聲矣晚世之墓無復此例然猶自大奢大富大盛或傾一國之財或竭一家之寶或爭為宏麗或競相高尚前漢奢於後漢魏時富於晉世中原既夷至於江左時天下凋喪制度日衰富貴之家猶或厚墓然論古曩亦減損千萬倍矣世愈貧狹哀禮愈薄又往古之士棺皆不用釘悉用細腰其細腰之法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五分狀如木秤兩頭大而中央小仍鑿棺際而安之因普漆其外一棺凡用細腰五十四枚大略如此亦可謂至巧矣其法既絕亦有銅釘銅釘之體皆如今柘釘形也銅釘既滑多被發掘自義熙以來乃以柘代銅爰及明器之屬亦多減省必不得已乃用烏牙焉相與皆用素棺不得施漆又自棺之外一無所設既由貧富之懸兼以避患之及耳故為此讚以明古今銅鐵之兵亦壅送之事焉乃成讚曰悠悠聞闕或聖或

賢出尤鑄銅為兵幾年天生五竹實此為先既

古既曩誰測誰傳紛綸百氏事無不異况乃金

鐵國之利器風胡專精歐冶妙思於昔則出於

今秘聞之釋經萬物澹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惡

徒侈徒異徒鎡徒削聊舉一槩以明鴻格江流銅劍

七首劍屬漢王莽避火宣室持虞帝七首則堯

舜已為其物矣通俗文

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謂者持七首以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備不虞從此侍官執刀劍漢高祖偃武修文始

制以手板代焉周遷車服祿事以下射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

東面卿大夫西面其費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

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其善治射

事者則達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

能侯也侯三獲三容三獲謂執獲而告中者

待使樂以闕虞九節五正節即驥虞也以五承為

正也中朱次白堅黑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

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侯謂也一獲一容樂以

采蘋五節二正采蘋以五為節也士以三耦射

侯亦六人也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禮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

恐物有室寒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

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合文嘉曰天子

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

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

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侯者

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白虎

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

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上

羿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衡賜以累矰彤弓

高矢羿是以去下地之白難而民得以從白難

射也

爲亂之人如封豕長
蛇之類皆其號各爾

許氏云羿臣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
壞其室屋羿中其膝

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
欲取之而辟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爲山間所養

年二十習于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矢至
吾門止因捍弓射矢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地

羿事夏王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曰中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西 高暉堂

之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
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

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喜懼
之爲灾而萬金爲之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

若萬金之患則天下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
今知亡欲之道矣符子

帝羿與吳賀北游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
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

而愧終身不忘帝王世記

甘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

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
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

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
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
以蹙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

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
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五 高暉堂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
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二人而已乃謀殺

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
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說

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
泣而投母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

告術於人列子

逢蒙之弟子曰鴻起怒其妻而怖之射其目矢
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上

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羸不
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啟視皆
有雲氣自如綿自囊而出囊天如蠶繭而可以
開合更羸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
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
在內因名箭曰鎖雲謝氏詩源

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
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
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五

高暉堂

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

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

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

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

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

逐宗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弦木為弧剡木為

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

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

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

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
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
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
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
人號糜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
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用莫得其正

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
唯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
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七

高暉堂

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

止也鎬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

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

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原闕不止也銜為

副使正道理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經為都尉

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

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

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

眾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

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

扳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

抱兒舉弩望敵翁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

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

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

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

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

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

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

廣博物志 卷之三 三五 高暉堂

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

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

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

其墓所曰陳音山 吳越春秋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斂其爲人也善射以

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致聿之聲聞則挫

其精是以關耳目之欲而遠致聿之聲閑居靜

思則通思神若是可謂微矣 荀子

李悝爲上地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
之善戰射也 韓子

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

書云寵射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三微

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

在機牙

晉中與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

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

廣博物志 卷之三 三六 高暉堂

鋪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

阿鼠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鋪向子文

文便失魄厭伏 搜神記

齊柳惲字文暢常與琅玕王瞻搏射嫌其皮闊

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南史

宣武靈后胡氏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

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尋開口溫水登鷄

頭山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解律尤嘗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

中其頭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邢子高嘆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

壯齊書

隋未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以為曲

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製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惟有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嚙其

鏑而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鏑法

西陽雜俎

元幹機悟壯勇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北幹從有雙鴟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高暉堂

者幹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雙鴟太宗嘉之賜御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號幹為射鵬都尉

後魏書

謂之弭以骨為之滑弭弭也中央曰附附撫也又

人所撫持也

可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

六弓謂王弓弧矢交弓庾弓唐

弓大弓也四弩謂夾唐唐大也八矢謂枉辨其矢繫矢殺矢鏃矢矰矢箛矢恒矢庫矢也辨其

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於

陽氣方和之時 中秋獻矢箛 箛盛矢器也以獸故中春獻之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

革樞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

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箛皆從其弓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

射田獵矰矢弗矢用諸弋射恒矢庾矢用諸散

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 往體寡來體多則合

規諸侯之弓唐弓大弓也其大夫合五而成規

士合三而成規 士大夫合五而成規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 射牲非尊者所

親故用 澤共射樞質之弓矢 澤謂澤官將祭而

共弓矢如數弁夾 夾謂矢之高者以夾取之也

大喪共明弓矢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高暉堂

矣凡三矣者弗用則更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幹角筋膠也非天時無以

備其陽之和故六材既聚六材既聚巧者和之

其力在幹故角也者以為疾也其所以疾者

筋也者以為深也角幹資筋以為堅也

膠也者以為固也膠以射則中深也

絲也者以為和也三者得膠然後

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飾而堅

凡取幹之道七柝為上穩次之膠桑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次之有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凡相幹

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

幹射者用執深者用直后幹之道苗粟不逆

則弓不發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者薄禪牛之

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終而管疾疾險中瘠牛之

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感於割而

材於氣是故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微

也夫角之中恒曰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

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微也夫角之末遠於割而

不材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

之微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

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終

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

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

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

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散之散漆

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凡

為弓之各以其時冬析幹固故冬析之而春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液角角欲和而溫夏治筋筋欲散而解龜合三

材膠絲漆三者欲其成寒奠體奠定也體者弓

於寒而奠之則弓體體者漆之潤也必

用膠至冬堅而牛也冰析灑灑灑者漆之潤也必

於冬而奠之則弓體體者漆之潤也必

於冬而奠之則弓體體者漆之潤也必

於冬而奠之則弓體體者漆之潤也必

於冬而奠之則弓體體者漆之潤也必

於冬而奠之則弓體體者漆之潤也必

目必茶斷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

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厚其筋夫筋之所

由瞻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帛則

木堅薄其帛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帛約之

不皆約疏數必倖斲擊必中膠之必均斲擊不

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壞

膠於內而厚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

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

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逆撓如終繼非弓之利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四

高暉堂

也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提臂中有相焉

故剽恒角而逆引如終繼非弓之利橋幹欲孰

於火而無羸橋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

而無傷其力帶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早

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

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

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凡為弓方其峻而

高其相長其畏而薄其散宛之無已應下相之

子未應將與為相而發必動於網弓而羽繼發

應將發弓有六材焉六者之中輪惟幹強之必

附幹而安張如水流張之如水維體防之往

來之聽防其引之中參維角定之引弓與三

深淺之失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

用角之正體如環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得美工巧為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如角勝二石

者被箭勝三石量其力有參均均者參謂之

九和合上材工弱角幹筋之六者又以九和之

弓角與幹權皆權平筋三伴等也膠三錢絲三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四

高暉堂

鄭漆三甦稱也鄭相敵上工以有餘和之

而有余下工以不足于和之為天子之弓合九

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

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說並見夏官弓

長六尺有六寸此言人之形貌不同故弓之等

謂之上制此弓之上者謂之中制此弓之中者謂之下制此弓之下者

尺有三寸此得長短謂之中制此弓之中者謂之下制此弓之下者

之士之中者弓長六尺短者謂之下制此弓之下者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

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為之危
 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
 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
 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
 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吏之
 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
 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
 射深大和無濇其次筋角皆有濇而深其次有
 濇而疏其次肉無濇合濇若背手交角環濇牛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巽 高暉堂

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
 圍寸銜十之重三垓前弱則俛而弱則矢後弱
 則翔行而還 中弱則紆行而曲 中強則揚
 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四羽豐則遲而其行失於
 者強弱之失其中也 羽豐則遲而其行失於
 後羽殺則繼此二則矢輕而其行失於急 是故
 夾而搖之此言相失之法宜以抵其豐殺之
 節也 以矢之輕重而撓之 以指撓其
 殺之稱也 以矢之強弱而 凡相筈欲生而搏同
 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稟 並上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巽 高暉堂

箭黃濇糜筋斥蠖濇和弓較摩覆之而肉至謂
 之句弓 詳察謂之覆極善謂之至角獨善謂之
 而幹至謂之侯弓 善可以射侯謂之侯弓覆之
 而筋至謂之深弓 非特角幹善而筋亦善故
 疾而速又中深故曰深弓
 矢人為矢鏃矢參分莠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
 舟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
 其一以其筈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
 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 荀子
 少皞生般始為弓矢 山海經○又世
 夷羿作弓牟夷作矢黃帝作弩 古史考
 天弓主司弓弩之張神名 推亡 佐助期○矢神名
 繁弱鍾黍古之良弓也 荀子 續長見太公注法
 白鵬古弓名 風俗通
 宛轉弓今之彌弓是也 御覽
 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於六百步之外
 戰國策

挹婁弓長四尺 魏志

歲絡貢良弓 典論○又帝王世祀云集饒貢後羽

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欲周行上國乃通溝

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得弓而射不穿三

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此

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駢牛之角荆麋之筋

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

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吳 高暉堂

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

枝掌若握卵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

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弓人之夫立出矣

韓詩外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

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

恃也於是使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

曰齊為無道用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

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

王懼乃與師救魯 說苑

張興忝字義亭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

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

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甚異之 南史

○以下魏氏瑣連孫吳之法 漢官解詁注曰兵書有黃氏瑣連之器蓋弩射法也

弩則幽都筋角恒山壓幹通肌暢骨起崇曲彈

大黃沈紫直矢輕弦當鋒摧決貫還洞堅 陳琳武軍賦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吳 高暉堂

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 吳越春秋

南越王尉佗攻安陽安陽王有神人畢通為安

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萬人死三發殺三萬人

佗退遣太子始降安陽不知通神人退無道理

通去始有姿容端美安陽王女眉珠沈其貌而

通之始與珠入庫盜鋸截神弩亡歸報佗佗出

其非意安陽王弩折兵挫浮海奔竄 日南傳

禾則字元舉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矜

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

期大賦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

東漢書
以下旗

充幅曰旒繼旒曰旒注旒首曰旒有於口旒錯

鳥革曰旒因章曰旒爾雅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

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

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

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

有誅前一五行置童於首次二五行置童於項

次三五行置童於胸次四五行置童於腹次五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五行置童於腰

守城之灑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

為白旗水為黑旗食為菌旗死士為蒼鸞之旗

競士為虎旗多卒為雙兔旗吾人男女為童旗

弩為狗旗盾為羽旗車戟為旌旗墨子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上

羊尹文者荆之歐鹿冕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

夢載旗之長拖地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
貳車抽弓於韞授矢於箛引而未發也司馬子

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

旗拽地故曰國君之旗齊於軾大夫之旗齊於

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二等文之斷也不

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

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

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說苑○以下諸軍器

興作甲與少康子也世本

伏犧之臣共工始為步戰及水攻神農因造干

戈爰戟矛斧蚩尤益以刀劍而用馬戰及火攻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軒轅始征四方製八陣法及京觀又為甲冑雲

梯樓橈黃鉞車戰之具鉞鉞鞞角之號三苗始

為伏兵禹制抹額呂望始為舩戰專諸始造七

首孫武造鐵蒺藜漢匈奴作鶻箭諸葛亮造竹

槍 軒轅作柝趙武靈王作刁斗

軒轅作砲呂望作銃魏馬鈞製爆杖隋煬帝益

以火藥穰戲几籩作砲鑿齒作楯

軒轅因造弓矢琴的舜造弓袋光筒殷臣薛侯

製投壺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如灌

注之法謂上旅下旅札讀之數也革堅者札長

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

為甲必先為容服者之形容也鄭然後制革制

札之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

以上下旅以其長為之圍圍謂札凡甲鍛不擊

則不堅已敝則橈周禮

閭鞞之甲武王所以克商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聖 高暉堂

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

吳越春秋張奮擊賊有功文帝賜緣沈甲隋書

舉螳螂之斧被結璣之甲杜預機文

斧神名狂章龍魚河圖

矛之神名跌踰太公兵法

戈有旁出者為句矛亦名胡矛玉海

昔周魯賣雍狐之戟狐父之戈徐氏七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典論

葛盧之山出金鉏尤制為劍鏑矛戟雍狐之山

出金鉏尤以為雍狐之戟管子

夏執玄戊殷執白戊周杖黃戊司馬法說文云戊俗作鉞非是

宛鉅鐵拖利若蓬蠶脇絞犀兕堅若金石商子

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

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慎也荀子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官軍刀

劍不得拔弓矢皆還自向賀曰吾聞兵有刃者

可禁彼能禁吾刃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聖 高暉堂

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為先登盡持

楛山越恃其善禁了不設備於是官軍以白楛

擊之禁者果不得行所殺萬計抱朴子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一

虎林鄭之惠訂

龍西董斯

聲樂一 總樂 歌 舞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成均五帝學名以治建國之學政

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

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瞽宗殷學名祭於學宮示不忘其所教也

樂德教國子故曰樂德中以樂語教國子故曰樂語興道諷誦言語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門言其出謂其德如雲之出也大卷

其聚謂能聚物類也此大咸咸池堯樂也言其德無所不施也

大磬能紹堯之道也大武武王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以六律

六同五聲八音六舞武六代樂舞大合樂律

以合樂也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賜之諸侯則明而邦

國由此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

物歲十二月索萬物而饗之乃分樂而序之用

六代之樂以功德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鐘歌

厚薄為先後之序

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

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

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

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

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

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

此言大蜡之祭索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

鬼神而致百物也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

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物及天神○凡樂圓鍾為宮圓鍾節夾鍾也屬卯正東方之律也

致天神以為之宮則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

為羽三者陽律雷鼓雷鼗入而鼓也縣之曰鼓有柄曰鼗雷為天聲

也孤竹之管孤竹竹特生者取陽數奇也雲和之琴瑟雲和

也雲門之舞雲和雲門皆取冬日至於地上之

圓丘奏之形故以祀天神而奏其樂也若樂六

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

函鍾屬木西南方之律也致地大簇為角姑洗

示以為之宮則以養之功也大鼓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是三者律呂靈鼓靈鼗也

地之孫竹之管孫竹竹根之末生者蓋以陰為小也空桑之琴德也

瑟空桑山名曰空者蓋以陰為小也咸池之舞以咸池為舞

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夏至陰生之始方澤象地之澤也

示而奏也若樂八變八變者函鍾之數極於八也則地示皆出

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黃鍾屬子正非方之律也致人

鬼以為之宮則大呂為角大族為徵應鍾為羽以幽陰之方也

路鼓路鼗四面鼓也路者往來之義陰竹之管陰竹生於

取幽陰龍門之琴瑟龍門山名能則取神化不測之義九德之

歌九功之德九磬之舞取其德於宗廟之中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三 高暉堂

奏之若樂九變九變者前鍾之數極於九也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大祭祀謂鬼神示宿縣者於祭前之夕列

於笏遂以聲展之遂相扣作聲而展宿王出入

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

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大享賓客設牲于廟門外

因即其他皆如祭祀不入牲故不奏昭夏其他如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

夏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

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用樂禮樂獻功之樂

釋也○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

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

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

泄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周禮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較舞

折五采繒有羽舞折重翟之羽為之有皇舞五采雉羽

有舞持毛牛之尾以有干舞而舞有舞執干盾大人

舞使人效四夷象百獸率舞有干舞而舞大人

肆夏行于大寢之中則奏趨以采齊趨趨于朝廷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四 高暉堂

采齊之詩車亦如之行緩而趨疾故車之疾徐亦以肆夏采齊為節

拜以鐘鼓為節密密環列而拜則鼓聲凡射王

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

節樂備也士以采芣為節樂不夫凡樂掌其序事

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

成則告備詔來警皐舞皐舞也詔警使之來詔舞使之緩及徹

帥學士而歌徹令相相扶助也饗食語

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

禮歌教瞽也遂倡之樂師倡之而○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胥胥有才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春以學士入學舍采謂薦蘋蘩之祭而禮先師合舞者等其進退使應節

秋頒學合聲至秋則頒其才統所為合聲者小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

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各有序也

比樂官比較其所展樂器展視其所用之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大胥擊鼓以徵召學士之衆皆舞序宮中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五 高暉堂

之事次序宿衛于王官者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徵之使來學令之使有為比則較其能不饋其不敬者饋罰爵也慢期則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官縣四面皆縣如

諸侯軒縣去其南面以避王也卿大夫判縣以去其非面於君士特縣又去其西面以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如四面皆設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律黃鍾

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六同大呂應鍾南

呂由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和

以立其本以六律為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

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鞀小大饗亦如

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大起執同律以聽

軍聲而詔吉凶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

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大喪帥瞽而厥作匱謠

凡國之瞽矇正焉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六 高暉堂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簫管茲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鼓鞀也蓋為徵歌大饗亦

如之○大喪與厥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相應

瞽矇無目眸謂之瞽有目眸而無現謂之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

弦歌諷誦詩世奠繫奠定也繫即帝系世本之書也詩與世本雖不歌詠

擊也誦世奠繫則鼓琴瑟猶鼓琴瑟以合之也

知前世之興衰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聽大師

之役使 眡瞭目明者 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

四六

之縣○掌凡樂事相替相扶助也替職○賓射作樂賦勝扶之皆奏其鍾鼓鼗愷獻亦如之鼗謂師旅夜戒之鼓愷獻謂戰勝獻

俘之樂亦皆奏其鍾鼓也

典同同即六同言同則六律在其中矣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

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硯

正聲緩下聲肆彼聲散險聲欽達聲羸微聲簡

回聲衍侈聲笄奔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

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

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七

高暉堂

鞮鞻氏四夷樂人所履之革屨也所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

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並上

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

瓦絲尚宮匏竹尚徵草木一聲聲應相保曰和

細大不踰曰平國語

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箎

籥發猛塤箎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

天道兼鼓其樂之君即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

水竿簡管籥似星辰日月軌祝拊壘控檣似萬

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伊而治俯仰調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眾積諱

譟乎荀子

官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

之柳爾雅

商者章也物或熟可章度也五音為金五常為

義五事為言凡歸為臣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

戴芒角也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端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八

高暉堂

為民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

聲綱也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凡歸為

君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為火五常

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羽者宇也物聚藏宇

下覆之也五行為水五常為智五事為德凡歸

為物膚雅

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

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

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

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相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成是角管子

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白虎通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節喜也軍旅鈇鉞所以飾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九 高暉堂

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

上

凡十二律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

以八生黃鍾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于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

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五主四月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應比林鍾浸以濁且夏至應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十 高暉堂

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淮

南子

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林鍾初六呂之首陰

之變參天兩地之法也鍾欽三

六始為律六間為呂太玄經注陽為始推為

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

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劉欽鍾律書

楊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

和聲聲律相協而入音生聲和音諧是謂五樂

日謂甲巳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

戊癸為宮辰謂子為黃鍾丑為大呂寅為太簇

卯為夾鍾辰為姑洗巳為中呂午為蕤賓未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十一 高暉堂

林鍾申為夷則酉為南呂戌為無射亥為應鍾

宋志

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

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

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

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闔闔隋書

五音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則兵用木尺則

喪用上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

得天氏之樂也八士捉牛投足搯尾扣角亂之

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

奮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

曰臨萬物之極呂氏春秋

祝融氏聽弇州之鳥鳴以為樂歌作樂屬俗以

通倫類諧神明而和人聲

辨樂論云昔伏羲氏因時典利教民畋漁天下

歸之時則有罔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

則有豐年之詠按扶來歌即鳳來之頌乃神農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十一 高暉堂

之扶犁也扶鳳來犁音相同爾是知神農因大

昊之樂路史云祝鳩氏之屬續朱襄氏之來陰

之雲門高陽氏之序

伏羲之人靜故作樂以鎮之黃帝之人動故宜

正聲以檢之鬼國策注引傳

楚辭云伏羲駕辨吳都賦所謂超延露而駕辨

者劉涓子云伏羲作琴制此曲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

下謀李經粹

少昊樂曰九淵上

黃帝命伶倫與榮將一作鑄十二鐘以和五音

以施英詔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

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

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

九招六列六英帝堯立乃命質一作為樂質乃

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金而鼓之

馨賧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

曰大章舜立仰延乃拌馨賧之所為瑟益之八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絃以為二十一三絃之瑟呂氏春秋曰文心雕龍云帝堯之世成梁為頌

應是咸 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輿沉四海封十有

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

兩伯之樂焉東嶽陽伯之樂舞雩離其歌聲比

余謠名曰晉陽儀伯之樂舞裝哉其歌聲比大

謠名曰南陽中祀太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

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

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榜

殺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傲其歌

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

比中謠名曰歸來冬祀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

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緜緜并論八音四會

歸假於禰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群后德讓貢正

聲而九族具成九族九奏也尚書大傳

舜巡州觀風習其情性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

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以為韶退其利欲逐

其仁義九奏成而鳥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惟五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祀定鍾石論人聲鳥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

呂均十有二變而道弘廣於是勃然興韶於大

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大唐之歌以

聲帝美聲成而絳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離鳥

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嗜嗜言其和也舜解禹於兩

庭張樂成于洞庭之野乃作大唐之樂以致帝

美作大化大訓六府九原之章以賜禹功而君

臣之美 禹命扶登氏為承夏之樂歌九敘以樂其成是

謂九夏路史曰孔融傳云禹樂九韶之樂而致異物

樂之未傳慕淫聲晨歌達於三衢聞之悲酸切
籍樂論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
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
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
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
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
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
師延於陰官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五 高暉堂

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曰此
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
奏述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
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
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
矣 拾遺記

湯作濮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
使人支庶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
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

敬而好禮 韓詩外傳

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 樂苑

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 異子

周公作律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
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
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乎之以六成於十二天
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
養六氣九德也由是弟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六 高暉堂

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
實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
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乎民無貳也六曰無射
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
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
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
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
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
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鈔昭其大也大

鈞有縛無鐘甚大無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鵠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手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牝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古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十七

高暉堂

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官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情湏心惑忘於政事遽伯玉趨階而諫曰此沉湎淫漫之音無合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十六

高暉堂

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為臣之道乃還而隱跡遽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

格遺記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光於衰矣夫樂以間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國語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

死咎犯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

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

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竿瑟坐有頃平公曰

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

召隱士十二人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

問於隱官曰若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

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楮盡而

峻城關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九 高暉堂

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

鼓除芋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說苑

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好音生於鄭衛而

人皆樂之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

並顯齊秦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

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

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

時舉群才賦詩於水滸茲云瀟湘洞庭之樂聽

者令人忘老每四季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

四仲之氣以為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

流水之詩融於山南時中糴賓乃作皓露秋霜

之曲 卷道記

漢順帝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樾

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 劉子

漢桓帝時有馬子侯者為人頗癡自謂曉音律

黃門樂人更相唾請子侯不知名陌上桑反言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二十 高暉堂

鳳將雛輒搖頭欣喜多賜左右錢帛無復顏色

應璩新詩曰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

音律使客奏笙箏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

右偽稱善亦復自搖頭 祐樂

濟南公姚暕字子和興之弟也尤喜立日樂皆能

度其盈虛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十

六國春秋

范曄曰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

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

飛空為尚書司郎詩郭善魏王蕭奏祀天地設

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無有一毫者此永不傳矣

宋書

劉勣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

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時濟陽蔡仲熊

禮樂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商不容復得調平

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陬音

律乖爽

南齊書

王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改尚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曰

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討樂亦知之符堅敗

後東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非國或有

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

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

一而已意謂非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

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

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

否試為思之事實不行上

姚察為尚書祠部侍郎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縉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交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備樂付有司立儀以梁武為非時碩學名儒咸希言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群議據樂樂為是當時莫不慙服

陳書

後周明帝時裴政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

始下泊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

調之首及武帝取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又欲廢八懸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

首長孫紹達奏云天子懸八百王其軌下逮周

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

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竟

廢懸七紹達疾中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

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

王室君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

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

非史

隋文帝取律呂實葭灰以候氣問於牛弘對曰

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不出為衰氣

△樂錄

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叅定音樂沛國公鄭譯曰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官商角徵羽變官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武帝時有龜茲人白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曰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真若符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三

高暉堂

合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鷄識華言長聲即南宮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獵華言應聲即徵聲也六曰般瞻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侯利達華言斛斗聲即變官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音之名且作七調以華言譯之且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檢覈

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成七均合成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一調十二得合八十四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按太樂所奏林鍾之官應用林鍾為官乃用黃鍾官聲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鍾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官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官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指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三

高暉堂

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隋書上令何妥考定鍾律妥上表曰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置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

聽古樂則欲竊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孟高暉堂

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誦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滅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於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齊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孟高暉堂

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絃歌于戚僮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

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

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於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樂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尅定樂人悉遠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改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今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養鍾詔下公卿議從之

隋書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井之而出文中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中說○以下歌

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

感思因而作歌

琴瑟

舜有子八人始歌舞

朝鮮記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

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

嬪婦也言獻美

女於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開筮曰昔彼九寘是與帝辯同官之序是爲九歌又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義具見於歸此穆天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

山海經

夏桀卒於亭山禁絃歌舞

竹書紀年

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

呂氏春秋

商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歿作秣馬金閨之歌

洞曆記

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蒼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是必

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

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幙動折

撩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

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禹行功

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上塗山氏之

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

候人芳猶寔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

以為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

多力為王右還及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松於漢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五 高暉堂

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及振蔡公周公乃候之

於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

實始作為西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

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二女愛而爭搏

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非飛遂

不友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

音 呂氏春秋

終非之國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

列子

孤梁之歌可隨也其所歌者不可為孤梁古音

淮

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

動於顏色與之語蓋其母也 呂氏春秋

杞梁妻杞殖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殖戰歎妻

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

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

歿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

焉梁殖字也 古琴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三 高暉堂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於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

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

扁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

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

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

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

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下而禮從之禮上而政從

之政上而國從之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

有往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晏子春秋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

邊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列子

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

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

納屨而踵決曳繼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莊子

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

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為言邪

客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

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

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

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

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論衡

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韓詩外傳

王母命安法嬰歌玄靈之曲漢武內傳又云西王母歌玉蘭之

曲上元夫人歌

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歌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郭四非答歌上

壽靈壇高八丈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

至夜三更聞野鷄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歌

春歸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遠

梁三市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

也四面列種軟棗條如青桂風至自拂塔上游塵述異記

張仲春武帝時人也善雅歌與李延年並時每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奏新歌莫不稱善風俗通

漢代無絃節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帝尤好

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稱

妙通典

頃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

四能喉轉引聲與笛同音自上呈見果如其言

即日故共親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

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

散聲悲舊節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

是史余佳易我歌姚芳聲青效免一正廣集

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襟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袵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莫不泣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妸髻姬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兼愛好奇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以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繁欽典太子殿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垣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於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薄延衆賢遂奏各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頰玄髮皓齒丹唇詳而問之云善歌舞于

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後循容飾粧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臈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因非車子喉轉長吟所能逮也吾鍊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閒房魏文帝答繁欽書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共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也奇志魏晉之世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素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傳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儂晉書

三月上巳日會稽夏統字仲御入洛市樂太尉賈克問曰卿能土地聞曲乎統曰百姓懷先君

恩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歌河女之章為伍子胥作小海唱今欲歌之統曰善乃以足叩船引聲喉嚨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充曰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水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晉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升平末俗間忽作燕歌有扈燕者聞之曰燕者臨也國家其天諱乎少時而穆帝宴駕晉書

索丞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

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號曰雍門調

十六國春秋

憑乘縣有歌父山傳云老父少不娶妻而善於

謳歌年八十餘病命終鄉里六七十人輿上穴中

隣人舞歸老父歌而送之聲振林薄響遏行雲

盛弘之荆州記

賀道卷工卜筮經過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南史

玉女行觴神仙留客皆煬帝曲名

齊有朱顧仙善聲讀曲朱子尚又善歌二人遂

俱蒙厚賚梁有吳安泰善歌後為樂令精解聲

律初改西曲別江南上雲樂內人王金珠善歌

吳聲西曲又製江南歌當時絕妙次有韓法秀

又能妙歌吳聲讀曲等古今獨絕通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宋游道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

擁於河橋游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

節作此聲也固大癡游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

此聲也亦大癡北史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帳舞帥

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教皇舞皇折五采羽為之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

則皆用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周禮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

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厥舞器及壘奉而

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後漢書

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舞六

終終成也三禮義宗

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

上德而下功白虎通

南夷之樂曰梵西夷之樂曰禁非夷之樂曰昧

東夷之樂曰離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三七 高暉堂

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

時然也非夷之樂持千舞助時藏也上

今鼓舞者繞身若還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

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菊被風髮若結旌騁馳

若驚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緩自縱好茂葉龍

天矯燕技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攬

肆蕤蒙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

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淮南子

陰康氏之時水墮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

闔人既鬱於內騰理滯著而多重脆得所以利
其關節者乃制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
謂大舞帝王統錄

顓頊作承雲之舞後魏志

楚靈王信巫祝之道躬執羽絃起舞壇前吳人

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

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

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新論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三六 高暉堂

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

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

齊首高唱聲入雲霄西京雜記

漢武有雲翹育命之舞以祀天地魏名臣奏

越萬國有吸華絲凡華着之不即墮落用以織

錦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二命作舞衣春

暮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郁着舞

態愈媚謂之百華之舞採蘭雜志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荊州碎為別駕不就隱遁

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人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開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懇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搜神記

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

陸雲詩

狄鞮妙音邯鄲才舞

趙都賦

終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高暉堂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四

隴西董斯張纂

秀水李衷純訂

聲樂二

總樂器

琴

瑟

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秦辛爲塤

馬融長笛賦

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作鼗桀作爛漫之樂紂作北里之舞

塤坎音也管良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五十四高暉堂

音也祝歌乾音也塤在十一月塤之爲言熏陽氣于黃泉之下熏蒸而萌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地樂之故謂之笙韜者震之氣上應昂星以通于道故謂之韜也簫者中之氣萬物生于無聲見于無形僂也簫也故謂之簫簫者以祿爲本言奉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故謂之簫也瑟者蓄也閑也琴者禁也所以禁

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鍾為器用金聲也鑄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之鍾祝啟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也祝始也啟終也笙在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二 高暉堂

北方祝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塤在西

南方鍾在西方磬在北方 白虎通

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磬磬也其聲磬

聲然堅緻也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執

導也所以尊樂作也鞀禪也禪助鼓節也聲在

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所以懸鼓

者橫曰篋篋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虞虞舉也

在旁舉篋也篋上之板曰業刻為牙捷業如錒

齒也瑟施弦張之瑟瑟然也箏施弦高急箏

然也筑以竹鼓之筑柘之也篴篴此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于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謂之淫樂也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時因為名也塤也聲獨喧喧然也箎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竹之貫匏以匏為之故曰匏也竽亦是也其中汙空以受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三 高暉堂

簧也簧橫也于管頭橫施于中也以竹鐵作于

口橫鼓之亦是也搏拊也以韋盛糖形如鼓以

手拊拍之也祝狀如伏虎如見祝祝然也故訓

為始以作樂也啟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春

撞也牘筑也以春築地為節也籥躍也氣躍

也遂滌也其聲滌滌然也鏡聲鏡鏡也人聲曰

歌歌柯也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

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充蕘言歌聲如柯也竹

曰吹吹推也以氣推發其聲也吟嚴也其聲本

出于憂愁故其聲嚴肅使人聽之悽歎也

釋名

瑟曰文鳴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

洗東皆仙樂也

致虛閣雜俎

西王母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

岑華鏤管聃澤雕鐘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

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岑華山

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為管吹之為羣鳳之

鳴睇澤出精銅可為鐘鐸員山其形員也有大

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為琴瑟故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四

高暉堂

曰靜瑟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為磬磬者

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

拾遺記

秦始皇八月十五日武夷君魏子騫會鄉人于

幔亭命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

坎鈴鼓曾少重擺鼓鼓喬知滿振嘈鼓高子春

持短鼓鮑公希吹橫笛何鳳見拊節板東幄奏

賓雲左仙之曲次命董嬌娘彈坎篋謝英也撫

長琴呂荷香憂國腹

即正

黃次姑噪悲慄

同華

秀澹鳴洞簫未小蛾運居巢

生

羅妙容揮鏡

鈿

銅

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行酒進食乃令彭

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

武夷古記

王母設膳于漢武帝命王子登彈八音之璈童

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鐘許飛瓊

鼓震靈之簧阮靈華拊五雲之石范成君擊洞

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

內傳

高仙盼遊洞靈見上清元君龜山君二真乃命

侍女王延賢于廣運等彈雲林琅玕之璈安德

音范四珠擊昆明之鈞左抱容韓賢賓吹鳳鸞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五

高暉堂

之簫趙運子李慶王拊流金之石辛白鶴鄭辟

方燕婉來回雙蓮等四人合歌

太平廣記

非含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璈東華玉女煙景

珠擊西盈之鐘林雲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

飛玄玉女鮮子靈拊九合玉節太極真人發排

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啟之章清

虛詠駕威之詞

魏夫人內傳

凡琴曲和樂而作名之曰曲憂愁而作命之曰

操風俗通

琴之為樂所以詠而歌之也故其別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為和樂而作也舜之思親操為孝思而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氏之操也訓鈿之類商人之操也離憂之類周人之操也謂之引若魯有闕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也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陵弄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

琴理必論

人君冬至日使人能鼓瑟用槐木長八尺一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六一 高暉堂

寸夏至日鼓琴琴用桑木長五尺七寸

槐取氣上桑取

雲和之琴冬至日于地上園丘奏之龍門之琴

于宗廟奏之 周禮 祝融取榘山之櫬作琴彈之有異聲能致五色

鳥舞于庭中琴之至寶者一曰鳳來二曰鸞來

三曰鳳來 古琴錄

爾雅云大琴曰離二十絃或傳此是伏羲所

新論云神農為琴七絃以通萬物而攻治亂而

洽聞記乃云二十五絃說文世紀隋志小史通曆又皆以為五絃非也按廣雅神農之琴長六尺六寸有六分

神農琴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商 廣雅

昔神農造琴以定神齊姪嫫去邪欲反天真者也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楊雄琴清英

堯使無勾作琴五絃 通禮纂要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七 高暉堂

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上

琴本五絃宮商角徵羽也加二絃文武也後漢蔡邕又加二絃象九星 琴書

神人暢帝堯所作堯彈琴感神人現故制此琴也 謝希逸琴論

帝俊小晏龍晏龍是為琴瑟 山海經

帝俊有琴曰雷母每夏月電光一照則絃自鳴 古琴錄

素女攝都廣之琴溫風冬飄素雪夏零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自花

晏龍有良琴六一曰齒首二曰義輔三曰蓬明

四曰白氏五曰簡開六曰垂漆並上

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于雲和

命武羅伯植芍藥于後苑武羅伯諫曰帝方崇

厥德怪草奇木懼遷厥嗜宜食駕車之善馬帝

不從于是作誼諫羿乃伐桐為琴以進帝帝善

之名曰條谷帝稍移于音樂不聽政事為羿所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八二五 高暉堂

逐居于商丘援琴作源水之歌歌曰涓涓源水

不塞不塞穀既破碎庸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

大息古琴疏

務光夏時人好琴列仙傳

大戊三十一年伊陟作琴名曰國阿古琴錄

伶官周虞隋琴三尺六寸有大聲進于文王至

成王時二叔流言乃作周公操以獻流涕不已

琴譜

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

之目顏之推家訓

周宣王有琴曰嚮風肯銘云牆有耳伏寇在是

武王之遺器也宣王每朝姜后輒以此銘援琴

奏宣于于是益兢兢不怠古琴錄

周亮瀟灑高放不干榮祿太子晉聞之召與相

見或鼓琴吹笙同遊商洛亮乃以一絃孤彈八

音諧暢百禽率舞太子嘉之賜九光七明之芝

及飛解脫網之道亮修道服之日覺神驗嘗與

仙人遊行寶洞挹漱玉酒彈琴奕碁嘯歌終日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九二五 高暉堂

真仙通鑑

伯牙學琴于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

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

萊山謂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

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滑崩折

之聲山林育冥羣鳥悲號捨然而歎曰先生將

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

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樂府解題

伯牙遊于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于巖下心悲

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櫟更造崩山之音
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 列子

列子嘗遊泰山見霹靂傷桐困而制琴有大聲

居鄭圃四十年人無知者作襄陵枯魚二曲綴

七十二小調作一百六十雅弄 琴譜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

襄遊柱指鉤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

矣師文舍其琴而歎曰文非絃之不能鉤非章

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十一 高暉堂

不得于心外不應于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

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

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于是當春

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

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

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溢及冬

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

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
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琴也雖師曠

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
而從子之後耳 列子

宋華元獻楚王以繞梁之琴鼓之其聲燭遠于

梁間循環不已楚王樂之七日不聽朝樊姬進

曰君淫于樂矣昔桀好妹喜之瑟而亡其身紂

聽靡靡之音而喪其國今君造梁是樂七日弗

朝君樂亡身喪國乎于是以鐵如意提琴而破

之 古琴疏

祝收入山樵採得異木其狀類禽因斲成之名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十一 高暉堂

曰太古與妻偕隱嘗作歌鼓之曰天下有道我

輩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上

師曠鼓琴通于神明玉羊白鵲翱翔墜技 瑞應

月琴晉師曠作中為月形圖寫山水 琴譜

師襄衛師襄作肩項直而深端有亂紋如絲綴

七十二調作八百九十曲為孔子師

鳳唳衛師曹作項上綴兩圓蹕作三十九引定
六十七調以琴謁靈公每鼓琴有仙集 並上

孔子作槃琴哀鳴犢舜華 家語

掩容閔子作孔子薦之為上卿後作離洞雲朝

天鶴以獻孔子孔子知其有退意後以辭歸 容掩

一名振谷

龍首周召公之後姬剛所作于兩額間出尖勢

廣二寸半有清實幽遠之音

龍腰魯謝涓子作腰間作半月形三絃如七絃

之音嘗遊江淮鼓琴于水側遇一女抱小綠綺

撫弄非常俗之聲涓子訝之曰妾北陵之女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十二 高暉堂

因授清江引

龍額魯賀雲作頂肩斜生一寸二分五絃常干

淮泗夜靜撫琴忽有三人來曰我商三賢也先

生之琴盡善然于古法未甚協因授皎月風雷

之曲

雙月榮啟期作腰間為二小月形 並上

城西門即寇先鼓琴處也先好釣居淮水傍宋

景公問道不告殺之後十年止此門鼓琴而去

水經注

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攻焉

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

左右盡報勿聞乃召師曠而告之曰有鼓新聲

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

而寫之師曠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

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

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于施夷之臺酒酣靈公

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曠

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十三 高暉堂

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

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

伐紂師延東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

必于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

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曠鼓

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

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

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言之

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

以聽乎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于郎門之堦再奏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乎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乎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鎗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古 高暉堂

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乎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乎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乎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韓非子

樂師卮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冠

不絕于境又傷昭王困迫幾爲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爲楚作窮劫之曲以暢君之迫厄之暢達也其詞曰王邪王邪何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辱腐屍耻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將士悽愴民惻悞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古 高暉堂

勿爲讒口能誦襄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卮子遂不復鼓矣 吳越春秋

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問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問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

苦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
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
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侔和者好粉智者好
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越王還于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乃命樂作伐
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卽事操功成作樂君王
復讐還耻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效可象于圖
畫德可刻于金石聲可託于絃管名可留于竹
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六 高暉堂

伐吳可未耶

越王旣已誅忠臣霸于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
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
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
樂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仗
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爲陣闢下孔子有
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
達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
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

楫爲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
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
覆孟魏師經作于兩肩作廣翅橫十二寸五絃
琴譜

鳳勢魏揚英作于兩肩腰間爲飛尖勢廣二寸
有霹靂聲

鳳舌衛秦珥作鳳舌斜飛三寸下有峻形習徵
調每坐風雪中鼓之俄有和氣陳虞命鼓琴當
盛夏標南音忽西有雲起曲終雪已糝徑矣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十七 高暉堂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
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
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
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
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
桀紂并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
懸琴于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說苑

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戶膏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于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傷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

楊雄琴譜英

昔思華子石文子叔愆子相與為友欲往見楚王至于欽巖之間卒逢飄風暴雨共伏于空柳之下衣寒糧乏自度不能俱活以華子為賢乃并衣糧與之二子遂凍餓而死華子見楚王楚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十八

高暉堂

王設鐘鼓以樂之華子愴然而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華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二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來俱謁至嶽巖間飄風暴雨卒至不勝凍餓遂死楚王曰嗟乎有如是耶子是賜華子黃金百斤命左右收二子葬之而以華子為相

琴梯

楚王子無虧有琴曰青翻後質於秦不得歸因撫琴歌曰洞庭兮水秋滄陽兮草衰去千里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

右琴錄

臣常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開門主人出獨有主人女在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為蘭房與室止臣其中有鳴琴焉臣援琴而鼓之為秋竹積雪之曲

宋王諷賦

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

說苑

趙遣使于楚臨去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十九

高暉堂

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

秋風入松柏曲雍門為齊王奏此音極慘悽于寒思着續

秦惠文有琴一曰宣和二曰閑邪故夏侯湛琴賦云聊閑邪于五絃兮翼宣和于萬里

古琴錄

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

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忝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為泣乎即復入山中仰天歎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讐而為妻所知父讐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子

高暉堂

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犂破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裂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為父報讐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為父報讐知富及母乃自犂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傷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哭絕行脉而死

古琴操

荆軻劫秦王將刺之王曰寡人好琴願聽一曲

而就死軻許之因命琴女文馨奏曲曲曰羅縠

單衫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

可負而拔王從其言遂得脫後名其琴曰超屏

古琴錄○文馨或作漏月

神暉益陳章作于腋下覆四月相向妙作羽音

當天暑一鼓清風颯然

琴譜

龍腮李斯作于鳳舌之上圓增三寸兩額間收

廣二寸半作狡兔標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子

高暉堂

趙后為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端

鸞若賢列女之為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

並上

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

離鸞之曲趙后悅之自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

幸常着輕絲履招風扇紫綈裘與后同宿處欲

有子而終無胤嗣

西京雜記

咸陽庫中有琴長六尺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

七寶飾之銘曰嗟璵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六

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吹息則不復

見銘曰昭華之管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鴻寡危之弄聽者

皆悲不能自攝並上

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文帝奇

之問何服食而至此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教

鼓琴日以為常無所服餌譚以為恒逸樂所以

益性命也新論

帝常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鶴集堂

之上倏忽變為二神女舞于臺握鳳管之簫無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高暉堂

落霞之琴歌清河春波之曲舒闡海玄落之席

散明天發日之香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樹

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

也亦名開日樹樹有汁滴如松脂也洞冥記○

青吳古琴疏中有清河春波之曲當以古琴味為正

泰山道士稷丘君武帝時以道術受賜後上東

巡泰山稷丘君擁琴來拜武帝曰陛下勿上也

必傷足上必欲上及上數里左右足指果折乃

止列仙傳

司馬相如作干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絳綺之

琴文木之凡夫餘之珠琴銘曰桐梓合精古琴

韋玄成有琴白常清

桓麟字元龍有琴曰叢竹沅風榮之孫也並上

女丸以黎洞霄香為琴以崑崙碧玉為絃故曰

碧絃琴好紅志

琴鼓山者昔仙人叩疏嘗鼓鳳修之琴于此山

故名琴鼓亦名鳳修古琴疏

雷音漢師中作於項緞盤環緞二績形峻有大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高暉堂

絃小聲每彈則羣鳥集作平陵等曲琴譜

蟬翼漢宋臆之作尾間緞尖蟬有風雲瀟散之

聲

楊雄庾信琴俱各清英並上

稷生揮鈔琴張衡道遙賦

荀季和有琴曰龍唇一日大風雨失去三年後

復大風雨有黑龍飛入李膺堂中膺諦視識之

自此荀季和舊物也登即送還季和恐復飛去

嵌金於背曰劉累以厭之改名曰飛龍古琴錄

建武十一年蓋國女主遣使獻五絃琴中國制也上有十六字皆鵠頭書唯首伊王二字可識故名曰伊王琴上寶之

石琴疏

桓譚善鼓琴著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琴道未畢但有發章一首

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淶水則庫坐愁秋思並宮調也蔡邕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

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淶故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高暉堂

作淶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窅岑寂故作

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坐愁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出示馬融王子師

牽甚異之 琴齋

蔡琰善琴能為離鸞別鶴之操

漢桓帝聞楚琴慷慨長歎曰善哉為琴若此而

足矣昔琴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淚下

盤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

不寐私傷壁孔中視隣家蠶離箔明日繭都類

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纜絲製絃彈之有憂愁哀怨之聲問琰琰曰此寡女絳也聞者莫不墮淚

崔暉字亭伯有琴曰卧水背銘曰空桑之桐泗

濱水丁緩造琴於策底彈之福降壽靡也

傳毅字仲武有琴銘曰永寶科斗蟲篆

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將軍應叔之姊也七

歲入漢宮學鼓琴善為新聲

琴經一卷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絃之音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高暉堂

十三徽所象之意

吳叔治修夏月納涼門外時聞桐樹下有琴聲

後一胡請以五百金買此樹叔治曰金欲得耳

弟吾自以口就食即見此樹今何忍伐之後叔

治出為北海主簿歸已為族人賣去久之胡以

二琴至示叔治一日陰姬一日陽姓不加少漆

斷磨光毫其文宛然各有仙女弄琴之狀云涼

天月下不鼓而自鳴請留其一以一相報叔治

拒而不受

孫登鼓一絃琴五音俱備後人效之名曰孫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及物聲竟因陰雨破作
數截有黑蛟湧去金徽變化傳

嵇康從孫登學琴登不教之日子有逸羣之才

必當戮於市康遂別去向南行至會稽山王伯

通家求宿伯通造得一館未得三年每夜有人

宿者不至天明即死伯通遂嘗閉之至是康留

宿館中一更後乃取琴彈二更時見有八鬼從後

詔出康懼問鬼曰王伯通造得此館成來三年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二天 高暉堂

每夜有人宿者死總是汝八鬼殺之鬼曰我非

殺人鬼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

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在此處埋主人王伯

通造館不知向我上築牆壓我問我見有人病

者出擬告之彼見我等自懼而死即非我等殺

之今願先生與主人說取我等骸骨遷別處埋

壘期半年主人封為本郡太守今賞先生一廣

陵曲天下妙絕康聞知大悅遂以琴與鬼鬼彈

一遍康即能彈彈至夜深伯通向宅中忽聞琴

聲美麗乃披衣起坐聽琴音深怪之乃問康康
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八具骸骨
遂別造棺就高潔處遷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
為太守康為中散大夫帝令康北面受詔教官
入曲康不肯教後帝殺康於市康遂抱琴而死
真伯通鑑

嵇康臨死謂其兄曰向以琴來否兄曰已至康
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
日耶文士傳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三 高暉堂

嵇康抱琴訪山濤濤醉欲割琴康曰吾賣東陽

舊業以有琴乞尚書割今河輪珮玉裁為徽貨

所衣玉簾中單買縮絲為袋論之其價於武庫

爭先汝欲割之吾從死矣金徽變化篇

潘正叔尼有琴題曰抱寢八分書古琴疏

趙正字文業渭水人情度敏達性好譏諫符堅

末年龍感鮮卑情於治政正因授琴歌曰昔聞

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棗樹布葉垂

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
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 前秦錄

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彈
琴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 晉書

雲泉晉劉安世作項傷為半月勢遇神女授江

南春塞上月二曲 琴譜

戴逵有琴曰躍魴兄勃有琴曰應谷作垂露書

古琴錄

戴顓字仲若父逵喜琴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高暉堂

父歿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美五部顓又

製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宋書

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戴顓烟通迎

來止黃鵠山義季亟從之游顓服其野服不改

常度為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

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

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

南史

沈玩琴曰霜霄鏤馬 古琴錄

橫陽令賀韜得吹臺之桐為琴一曰嘯魚一曰
恒壽

王僧虔長子名慈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

中齊施諸寶物恣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張孝

子圖一事時慈才七歲

宋太祖琴曰靡玉即命蕭思話彈於鍾山賜銀

鍾酒者也 並上

正合南宋文帝元嘉年間之琴言與天地正和

之氣合也 琴譜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高暉堂

何仲丑偃為吏部尚書有琴曰霜空鴈響 古琴

褚彥回與王或謝莊等共聚袁粲宅初秋涼夕

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

神諧暢謝莊撫節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

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南齊書

柳惲字文暢世隆次子也初宋時有嵇元榮羊

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特窮其

妙竟陵王子良雅賞狎之子良常置酒後園有

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為雅弄

子夏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上

暉父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暉每奏父曲嘗感思復變備寫古詩嘗賦詩未就以筆搯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暉驚其哀韻乃製雅音後世傳擊琴自此世俗有彈獨弦琴以竹作扣擊之聲疑此南史

柳文暢琴號曰春風 古琴疏

徐修仁勉琴銘曰貧士舊傳即五柳先生無絃

琴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三 高暉堂

虞炎會稽今少時至秦望山見獵人得一鹿向炎悲鳴炎買而放之後過山下遇一人贈以古琴忽不見肯有芝莢書不可辨後示沈約約覽久之曰土離塵曾獲貝遇文惠至驃騎十二字也是時已為惠文子所劉官至驃騎將軍矣沈嘆異久之蓋王離塵者鹿也會獲貝者贈也始悟其為放鹿報也 並上

怡神謝莊之琴其人七歲能文章當時稱江南

獨步 琴譜

張弘靜有古琴漆光盡退色如墨石銘曰落花流水一夕聞鼠聲甚急命婢以火燭之見有斷絃繫得一鼠弘靜異之改名鼠畏

鄭祖述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連珠隋逸上李凝作於玉女腰傷為連珠彩絃音操清亮俗呼連珠先生作竹吟風哀松露草

蟲子規山樂又綴三十六小調 並上

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三 高暉堂

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 文中子

柳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季瘋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叅

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這家人或問消息
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上

余家世所寶琴書圖畫廣明之亂散失蕩盡其

中二琴一名響泉一名韶磬皆布代之寶也張茂

樞卿音泉記

北齊王元景為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捷有

奴名典琴嘗旦起為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

作齋何故常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

不得為解齋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房顏錄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三 高暉堂

昔有一人夜誦經甚悲至意感忽有懷歸之

哀太上真人忽作凡人徑往問之子嘗彈琴耶

答曰在家時嘗彈之真人曰絃緩何如答曰不

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答曰聲絕而傷悲又問

緩急得中如何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真

人曰學道亦然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矣

真諦○以下瑟

春皇絲桑為瑟均土為埴禮樂於是乎興矣拾

記

世紀伏羲作瑟三十六絃蓋瑟屬陰故周十六

之數世本云庖羲瑟五十絃後黃帝使素女鼓

之哀不自勝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故小司

馬三皇紀及小史皆云伏羲所作之瑟二十五

絃按揚雄云夫心與治游乎太和唯唐虞能充

其任神與化蕩乎無竟唯伏羲能承其統故二

十五絃之具非牙曠不能以為神弓矢質的之

具非羿逢不能以為妙隋志又云二十七絃乃

爾雅之所謂灑非此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三 高暉堂

女媧用五絃之瑟於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為

五十絃以交天祐神聽之悲不能克乃破為二

十五絃以抑其情具二均聲樂底而天下幽微

三不得其理五絃乃朱襄氏之瑟女媧用之非伏羲也

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羣陰闕曷諸陽不成百物

散解而果蒺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若

瘡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

命曰來陰士達似是不達之訛然樂錄呂覽等明言命士達今從之

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為瑟慎子

師曠見太子晉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
子曰太師乎何舉是驟師曠曰天氣寒疑是以
數舉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曰歌
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俗義經舞如樂無
荒乃注瑟於王子

周書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四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